

呂新吾又五

張抱初文



續中州名賢文表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六十二

呂新吾先生去偽齋文集

宛平

邵松年

伯英

詩

道邊穀

道邊穀不得熟道邊烏不得雛四百年間漢與秦興亡試問桃源人桃源人樂復樂九章五鼎竟何若世事藏中無限趨為人莫向明邊去

圍裙詞

郝氏婦也官令置圍裙無處賣小兒為之

續中州文表卷六十二

賦急室空百計無處我身難賣賣我兒女兒女牽衣暗啜長啼一行一顧割我心脾賣銀輸官官買圍裙華屋錦座羅綺銷金上有小兒搵衣戲耍疑是兒身不覺淚下不知真兒何處飢與寒爭似畫兒筵上喜踴躑嗚呼苦復苦筵上人知否

豫國士

身可漆炭可吞啞癩何足辭難酬國士恩君頭為飲器安用我頭存橋下廁中誰在此義士甘心趙襄子君不見東鄰再嫁妻能為後夫死

西河守



0247559

貧時共糲糠難時共生死婦人誠獨賤結髮事夫子留妾
妾在逐妾妾歸妾敢誰何殺妾何為丈夫功名在進取但
恨妾為魯人女不惜一死成君名祇恐名成人薄汝百里
奚無賢妻得不殺歌屢屢

阿大夫

阿大夫計何窮厚幣事左右買得身為烹即墨公身無主
何人賂齊臣乃是求封汝封亦此身烹亦此身左右千百
口安得許多金但願野闢民給東方甯即使遭烹無媿心
阿雖死不悔拙古來只見烹即墨

懊懷曲道逢故人

卷六十一

二

懊懷復懊懷易為別去難相逢別君十年成空憶見君馬
上各西東各西東不可望回首極目但惆悵當年挑燭有
間論而今遙語聽不真安得急口與百口一句說盡千年
心終日懊懷自不了仰天忽見鷓鴣鳥

世文堂歌寄家學諸子

世文堂人千里餘世文堂約近何如應知堂中樹木爭時
長而今漸漸尋尺上當庭之路秋草深當庭之几晝生塵
庭中兄弟尋閒友架上詩書懷主人詩書兄弟不相值卻
恨緩急不予濟兒童益大大益老可惜百年空草草寒催
秋瓜小纍纍牆頭寸黍亦離離遙為吾家歌式微

千金歌贈開州孫同知

孫君家無三千計願輸千金救飢民眼看閭里溝壑死我
得不死甯辭貧貧後還應有富日死者萬古無歸魂昭昭
大功德冥冥動鬼神無論自今而後子子孫孫世世食其
報只今芳譽滿乾坤海內賢愚大小誰不知孫臣可憐守
財虜以骨視銀貫錢於筋吮吸貧膏灌輸其身汝飢汝死
我自富留與癡兒蕩子喪家門富雖稱鉅萬人不值分文
良田美室高車駟馬安足論我願百拜稽首懇向天公說
留取金穀玉帛錢財富善人

雲中憂旱歌一百十二仄

卷六十二

三

大造保合本二氣長養萬物在洽潤絕塞冷極暖氣薄四
月大麥始二寸久旱井涸地可燭隱草卷葉死欲盡父老
刺促子婦泣庾廩竭靡所賑豈是帝德顧好殺必我長
吏惡孽甚惠澤阻滯未下究衆畏虐焰不敢近小子積罪
乃獲免忍使百姓哭道瑾是用沐浴慎禱祠願以弱體備
疾疢雨帝肯不怨往事蚤布霞靈活一鎮

毒草歌有序

萬歷戊子春山東饑蓋二年旱後也草根樹皮
剝掘盡又食及野草幸無毒不問苦辛生熟面
黑者如鐵黃者如土筍者橫野不復收余行部

日見道間青草二三種花且實矣蔚然獨存問
之對曰此芫花鬼白也有大毒使入喉能即死
幸甚往有食之者吐瀉懊懷終日夜裂肝腸竟
不死其難堪視死甚焉何敢食余杖淚代之歌
柳頭盡榆皮少豈是學神農個個嘗百草但教飢餓緩一
刻那論苦辛喫不得嗟嗟毒草天胡生此既不延我生又
不速我死速死豈不難長飢何以堪

靳莊行

長清六月纔禾黍大家小家愁無雨草根挑盡木如冬又
見探雛啖野鼠沙中稚子哭欲絕阿八臥路不能語三年
長餓一息在那復餘情念兒女破屋一叟搥榆皮我問搥
之欲何為土性多沈癡性浮榆末和之可為糜極知強活
能幾時暫於腸胃勉撐持妻子填溝老何存死者長樂生
者飢慟哭無聲但有淚瘦骨令人推心脾道旁一廟有神
坐黃金為身受香火

艾虎行

一陰生五毒旺五毒之害虎為長虎今啣艾制其雄何況
蟾蜍蛇蝎與蜈蚣藏伏深窟裏不敢青天白日公然行世
間千毒萬毒安能數無端為害令人怒禽獮草蕪良獨難
不如制其大毒餘自去

一九六合握吾手身在天先與天後萬古生消一瞬中乾坤短折蜉蝣壽一丸之外漫不極圓轉一丸無休息我探其極甚不難非高非厚亦非寬我身之外渾無我應知天外更無天間剖一丸歸橐籥眼底紛紛礙行脚吸取五湖四海九河與百川橫吞萬嶺千山成大嚼水將山送入腹中須臾渾化都無踪兩間無芥蒂萬古自清乎剩得我身何處寄藏在纖纖野馬內

逝者吟和葉君歌

大道有三逝鑪錘此萬羣丈人且安坐聽我逝者吟有個

形逝者一去成千古雨露不上天花謝成泥土彭殤等一盡盡後皆朽腐天仙不羽化尸解還歸母萬有總成無萬無歸一空不聞久枯木枝葉又重榮不聞久枯骨復為血肉形此身亦大難胡為哉其生有個氣逝者不隨形而滅薪盡火不盡陶鑄無休歇尾閭按崑崙滄桑互盈竭精氣復為物游魂變為孽五帝歸天氣還可釀三王桀紂之餘氛安知非始皇總之此造物不離此氣化純則舜跖分雜之為五霸氣化無終窮輪迴成代謝百代前頭我知我是誰身千秋後來我知我是何人貞元互終始無舊不為新混沌又開闢千番無主賓有個不逝者幹旋此逝者若無

不逝者逝者亦舍也戶扉日開闢有樞為轉移車輪千里
行時軸為主持傀儡宛如生線索為攝提線索一斷絕活
機為死機造化司主滅是為萬物君先天有元氣又有造
化根在理為太極在天為北辰在地為坤維在物為命門
無物不顯道泥物失其真君子得橈柄道體會吾身可以
成變化可以行鬼神欲游川上者請吟逝者吟

參前倚衡吟和葉君歌

參前倚衡吟頂門一透鍼此鍼有口訣歷歷指與君千古
真傳授只是存此心千古真賢聖只是此心存此心苟不
有空勞見聖人此心若肯存觸目皆成真不動不言時敬

卷六十二

六

信滿胸襟造次顛沛際終食不違仁出門與使民承祭見
大賓戒慎所不睹恐懼所不聞夷狄不可棄恭敬忠與人
起居食息間一念常殷殷行任坐臥時此箇常跟尋通乎
寤寐中猶然隨影衾豈必在立輿處處參倚心既是來參
倚便可日相親不須防去來操切相把捉不可恃俚旁昏
散都忘卻楊花即愈離沐猴縱乃躍和風拂弱柳游魚煦
靜沫勿助而勿忘無縛亦無脫如以易為難終緣苦得樂
彼我成一身不離那有合乃知參倚者猶是顏之卓待得
兩相從那復問博約我再告學人先絕苟念頭持將此忠
信篤敬四字結為死生游雖是動中用豈宜動時求寂寂

惺惺中綿密更綢繆念茲只在茲雖休亦勿休養得此念
熟一決江河流種豆必豆苗應感證獨幽千軍萬馬中靜
定以運籌此味嘗始知果確勿優柔策我老耄身願與爾
同修

節孝吟效白樂天體贈侍御中素祖母

良人去日無離色止計歸年不計月但願骨肉聚首惟何
言聞裏孤身妾猶念歸來行路難誰恤渴飢問寒熱豈知
歸夢不歸身一霎生離成死別孤館老親慟可知妾身萬
念俱成灰長號一聲天為泣拔刀自頸甘如飴鬼神呵護
得不殊或謂亡人在妾腹忍死存身為存夫從此保持若

卷六十二

七

驪珠繼姑逼令改事人抽簪刺目目為枯婦矜色貌世所
同悅已云亡為誰容刀瘢簪跡不辭醜保得無人娶瞽矇
生為孤死為孤九轉百回寸寸腸萬苦千辛孱軀夢魂
結得夫形骸淚血滴成兒肌膚甫得三年離乳抱種種食
貧向誰道紡績麻葛伴兒燈拮据夙夜愁中老有疾不令
醫入門只欠一死未亡人兒已成立不須我正欲同穴泉
下魂兒生不識婦何狀塑土刻木只想像但得寫我一聲
哭那得彷彿真模樣懷古讀詩廢蓼莪罔極欲報奈若何
一刀慷慨殉夫易半生憔悴為誰活荆溪士民服節孝天
子聞之賜旌表一幅丹詔自天來一滴黃封墓頭草節婦

為陳開福祉門祚昌隆自今始懷古先生真孝子孫是西
臺名御史三世焚黃他日事天酬節孝固如此
衣何必文繡食何必膏粱埋何必吾子死何必故鄉是何
必自己非何必他人利何必獨我害何必汝分

官府來

諠天鼓吹衝天土兒女懽呼看官府里婦攜兒傍里門共
言此是天上人一乘肩輿擁百卒奔走飢疲那敢論就中
坐者真秀異珠履金冠錦繡身道旁迎送簇如蟻俄然雷
應聲齊起華蓋翩翩幾片雲輿後追隨連數里須臾聲遠

卷六十二

八

車塵歇兒歸女散柴門夕甌中無米室無烟獨抱飢兒啼
明月

輿夫謠

左肩痛右肩腫遲轉左不堪速轉右未甦欲前不前脊穹
癢含淚告蒼天為余生十肩

田中草

田中草終日耘千鋤萬鋤難除根根不根兮更張王一莖
芟罷千莖長悔不著意搔其萌可惜土膏日培養物極當
自有衰時實未成兮折其枝根不可除種可斷明年應不
復繁滋草兮草兮於汝豈無情嘉穀為爾不聊生安得並

育不相害與汝相忘田野中

觀雞鬪

兩雞鬪爭糠粃黃雞裂眦血漉冠白雞躍距披其尾庖人
蹴之猶不已雞乎雞乎汝奚爭庭前有客范巨卿

鑿木蟲

無時任自然有時翻成累生來亦可喜造物無終惠木蛀
樂無生芳葉悲秋墜終須有墜時生之果何為

禱雨

愁眉攢作雲滴淚揮為雨恨不將愁淚洒向焦禾黍濃雲
忽慰我狂風誰令汝天心豈不仁天威在何許故令雨澀

卷六十二

九

雲慳風肆虐蒼生坐視蒸民號泣而不為之處嗚呼我知
之此道難重語

大隱

荆王藏其寶世人渾未識卞和故不仁三向君王泣真元
一以破遂與物消息無復還故吾安用為圭璧但令世間
有卞和竟是荆王藏不密

逢故

陽關路虎立道萬古傷心令人老丈夫羞為兒女情世間
無物號長生與君同寄六合館萍蓬何必問西東

黃東陵夜訪

多病日侵尋聞客鬪成喜相迎纔一笑沈疴脫然已始知
錯用買藥錢不如傾囊沽酒聽君言

送鄒大澤歸楚

四望極八迢萬里得一士所求亦大難况乃同心始不見
室中蘭空歌沅有芷別後見南雲肝然見吾子

送唐仁卿歸南海

送君還父里而我尚王庭出門豈無儕伊人各有醒中宵
彈響泉一曲心泠泠分攜欲有言相視徒屏營世路險於
淵所憂君知名重雲關薜蘿願與道心冥

又寄唐仁卿

卷六十二

十

都是我一身散為民與物痛癢不關心此是頑麻肉叟叟
彼蒼赤誰當獲所欲如何經綸時但將詩書讀我聞孔與
墨不得念席突所志非七尺安能一枝足願君為唐衢無
厭賈生哭

招良心

天王狩何之游樂無終已安宅蹲虎豹靈臺生荆杞四望
不可招門閭日徙倚出門無所親况乃千萬里誰與念飢
寒為君悲瑣尾迢迢遠游子歲暮皆歸矣君行何時還懷
君日如年我家無王翁勃敵滿郊原須臾見還車不日不
夜間相看疑醉夢喜極淚闌干為君清宮闕為君樹屏翰

衣君紅羅襦食君以琅玕轉盼與君依跬步與君旋小臣
敢獻規無納左右言五官近跋扈倒持太阿權桓靈我天
君君何不悟焉所願攬乾綱商高與周宣赫赫中興主百
司敢後先天位多覬覦莽操咫尺間身貴慎微行噬臍悔
則難

會太極有序

太極不分而為陰陽不散而為五行渾渾淪淪
孰得而汨焉一著陰陽五行如金在沙如玉在
石不淘汰而斧鑿之其真不見故太極不能不
散而為萬物有萬物而太極漓矣吾欲斂而還

卷六十一

十一

之作會太極

先天一粒純粹以精不落氣質孰載以行既落氣質便屬
後天清濁純駁雜揉萬端氣質所生是曰情欲情欲氣質
雄據靈窟子子一粒奔竄伏張主七尺惟此兩孽兩孽
衡行七尺乃滅我天安在覓之無從從亦匪難勿形勿聲
念慮未起鬼神未知淵淵澄澄默與天依始也去住既也
安留旦夜追隨不覺綢繆綢繆之久同起同臥無主無賓
混成一個一個者天由我不得語默食息皆是帝則我天
之我天我之天對越誰耶昭事我焉兩孽率服留為我用
何理何欲總是性命小臣奏捷日月光華溥天共主胡越

一家

忍

勇者怒忌者嗔大口小口語駸駸智者汗一身問君汗為甚心上有利刃

知人難

暮夜金欺四知充此念何不為關西夫子楊伯起昔薦王密薦何以不將白璧視此身卻用黃金報知己怪道君不知故人原來故人不知君

長短句

貧獸在空山乃見袒裼懼袒裼相逼來絕谷無奔處無奔

卷六十二

十一

獸愈窮一鬪尚可生獸既生兮人被噬吁嗟乎貧人不如窮獸智

去婦辭

忠厚之至也谷風日居未足似之

來時衣裳今猶在來時容顏尚未改妾心猶是來時心良人不復來時待故人自不如新人故情宜向新人說君新新人妾不忌薄妾何須將妾棄君今去妾妾須歸舊家鄰姬尚可依故道往來無重數今日回頭淚如雨飄零甯朽恥著人卻羨臧獲各有主寄語新人莫快予昔我新時汝不如

麒麟圖歌喜殷東鳩生子

生來未見真麒麟張生所畫逼真者殷家昨日抱新兒始知畫上麒麟毀麟之為瑞古所聞其物性仁趾亦仁生兒若得如麟性何必馬蹄牛尾與膚身殷家兒真可喜曾在成周郊藪裏博物應稱五總龜他年端為蒼生起或言真麟五蹄丈二角出則天下民安樂但得民安樂真假不須辨便教送與千百真麒麟不將殷兒與之換

自嘲贈賀家齋尹厯城

達人無不可阮窮亦所甘性豈與人殊我道本宜然為君當擇臣為臣不擇官今日魯司寇昔者魯乘田無尊不自卑無易不予難嗷嗷世之人所欲皆求全無能使各得天心亦可憐盡吾才與力其他無論焉自笑貽同志行行各勉旃

卷六十二

長平恨

長平恨之甚也古人云惡惡如巷伯此惡倍焉

嗚呼切齒傷心哉長平之事昔不忍聞何堪今日長平之地一經臨女堞塗堊尚骨色冤魂夜半結愁雲身死兮心生人亡兮恨存嗟夫天道好生我不可明東海婦人能致早四十萬人何罪一日一種死長平可憐汝父汝母昔生汝一瘡一疔便愁苦豈知千思萬愛養成身一朝飽膏長平土報凶幸有小弱還四十萬婦人哭震天趙國有女無夫嫁白頭孤葬平原阡天帝後來無悔此遂令白起郵亭

死嗚呼千死萬死一白起四十萬人之恨何時已安得四十萬劫化為人一劫一度殺其身或釐其骸成蟻蝶風霜一夜斃寒林哀哉生同閻里死同事死忠死孝男兒志人生誰不死死得其所無痛哀贏得二三十年天下淚四十萬人何憾哉

規鳳詞自愛也我重則萬物皆輕

鳳凰于飛熠燿其羽五色九苞千仞一舉舍爾竹實耽我
爵鼠腐鼠臭穢狸狌所窺鳳兮鳳兮何德之哀

鳳凰于飛橫絕千里百鳥仰視莫之與比若同百鳥百鳥之嗤何德之哀鳳兮鳳兮

卷六十一

和天我八篇和葉君敬

天我之天其大一般彌綸六合充塞兩間我天之我公乎人已自私自利便非天理

天我之天不曾分破纔說合一便是兩個我天之我自視莫輕體受歸全無忝所生

天我之天難盈我欲我欲若盈天亦不足我天之我良貴自然公卿大夫何以加焉

天我之天呼吸相通况萌一念何待三彭我天之我是其遺體小心翼翼非禮弗履

天我之天匪我私親我若獲罪視我猶人我天之我託以

生蘇萬物失所是誰之辜

天我之天其尊無對一不相似仰焉有愧我天之我萬物
備身反身而誠天之曾參

天我之天端居靈臺獨知獨寐吾誰欺哉我天之我立定
腳根修身以俟生死由人

天非在天未生之我視天為天丙丁求火我非是我天之
言貌未能踐形是曰不肖

賦豈不得五首

仲尼不可作毀譽波隨風衆口鑠堅金白璧生蒼蠅不疑
盜其嫂五倫搥婦翁日月出沒時物影不同形隔水聽秋

砧無以響為聲鄉原衆所悅豈不愛其名所求無鬼責人
非安足驚處謗

至白難為涅緇泥生菡萏君子有獨行污蟻馬足染木蘭
以女歸蘇武白頭返身豈不由人我心不可轉物態誰能
逐世路多艱險里仁安可得無擇惡與善處世

大路淖吾車山徑潔如埽豈不惡泥塗行險終危道萬事
有當然禍福安足保君子守其轍無論遲與蚤孔孟乃終
窮儀秦亦自好所得非所欲甯以落魄老處命

世事多兩可君子惟其通嫂溺而遠別無乃太不情道與
事低昂化裁無定踪舜豈不知告周公亦愛兄所遭拂我

心義恩有重輕哀哉宋伯姬婦也而女行苟息與召忽安
用忘其生水流隨所下無分於西東觀物得我好願與之
相從處事

疾風上柔草靡靡為之披砥柱在中流狂瀾不可摧立身
忘太巽君子無詭隨豈不樂從人我心有真知哀哉脂韋
者哺糟而餒醜舉世與之親君子以為非亦知獨醒難醉
生良可悲處身

一室

一室但四壁蕭然雲物外焚香自清夜端居登靈籟萬籟
各有聽愁苦欲誰耐塵身所不慮姁姁有獨愛乃知我之

卷六十一

十六

權造物不能奪奪叶音耐

感興五首

我從東海來西登華嶽巖窅冥而嶽峯令人心骨軟踟累
匍匐行竟以此身免蜀道本周行弱水自清淺

兩間有雜氣萬象自好醜生者無奈何可憎其性有去惡
豈不仁所念同父母蝮虺本無從魍魎亦可友

平陸千萬里絕蠟少人踪乃知下處寬孤高寡所容比肩
無兩大尊緣卑者成誰欲跨下我匍匐往相從但恐賤微
身不足為君榮

土偶偶為人終復化為土化乃還吾初此身了無苦我有

極樂國不思亦不語自予落屨時覺飢寒痛楚不幸漸有
知六合皆吾盡七情既內盜六氣為外侮逆境不須論快
事奚予補擾擾竟復還安用百年許造化自喜事無乃好
勞歟為寄逐塵翁不須分兩汝

真隱無形聲千古竟莫曉大道有獨契不惜隨腐草葉許
好名人飲洗以自表賣藥長安市豈得懸鵝老兒女不能
藏卒與求者道

抱獨二首

驪龍有隱珠終日懼批鱗鮮翡翠羽安能保其身
薄命乃多才高名與禍鄰欲求懷王者當是被禍人

卷六十一

七

達世二首

何地不可化何時不可畢纔有任人心便落俗人識乾坤
有時盡何況金與石骨肉偶爾合形氣霎然析長短不須
論回頭皆瞬息解得無生藥長生竟何益

故園餘樂處六合尋苦途誤吞堯舜餌不得江湖居擎天
有八柱樗櫟欲何如世治得吾老世亂豈無須密意與心
論愚哉賦北門

心隱

喬木幾千章大風斃一樹如何獨見推良以高出故至人
罕行踪小賈多招諄大市即深山幽壑皆廣路上隱隱於

心妙詣成獨悟萬古無人知此是天樂處

慎口

古來得禍者言語居其九如何七尺軀付之三寸手與我
同生死胡乃不相厚第令我生爾能獨存否愚哉賀若
弼雖血幾盈斗智矣磨兜堅風波了無有露色已不祥誰
令告彼婦不解金人銘為問出閩叟

無爭

黃鵠不礙雕雕乃斲其骨何況雕與雕爾我有同欲力敵
暫相容有時仍相戮利名勢所豔走蹶起猶踣死者已紛
紛來者日逐逐六合如此寬一枝豈不足如何為黃鵠卻

卷六十二

七

與雕爭肉

戒察

竊行不忌瞽竊語不忌聾聾瞽豈無欲聰明數乃窮况復
察淵魚燃犀見水中曾聞戒尼父因知柱下工與人如晦
夜何地不相容

惜造物

天地何年有亘古老先生一元培命脉五氣散精英生者
不還真成者散其形生成無已極耗竭終當窮我讀元命
色造化已衰翁所願惜精力萬古無洪濛

答根陰根陽

兩物不直接一氣豈截更呼吸養出納綿綿亘死生剝下
暗生復夫中陰已萌既墓方胎子乾坤久已傾欲知斷續
理好觀麻絞繩

造物

造物無盡藏物料只如此一氣更聚散萬有為終始既是
日日生那不家家死况復精靈少偶值涇始千古鍾皇
虞百代鍾孔子擾擾世之人安得不寐此寐此不足憂世
道奚底止精靈能再鍾我願為祖澤

于氏宅前一柳清雅如畫予愛之賦裁金體以狀

其景云

卷六十一

九

溪畔一株柳翹翹貼天天作石青色白雲襯其間垂條
凝露重踈葉舞風間流鶯欲度梭踏鵲已彈綿金絲牽落
月青絲鎖橫煙止水沈清影殘霞鋪錦箋偃蹇成微醉輕
柔靜若綿客舍不堪折隋隄誰解憐媚眼覩陶令纖腰妒
小蠻坐對心條達醒觀興悠然圖畫二年景救出萬態妍
任逐時舒卷不妨靈彫殘造化為丹青何誰誇有傳客來
如問畫但教倚門看

擬蘇子卿別母詩

子卿北使別兄弟別友別妻皆有詩乃於母獨
無言未為忠臣而不為孝子者想明逸之耳余

擬而補之亦未廣微南陔白華之意也

域中有二大曰惟君與親臣子多薄命奈何無兩身束髮
事明廷此身已許君既已許吾君私情安得論我有白頭
母未嘗離晨昏行役在邊庭生死付蒼旻豈有兄弟行子
道自人人惟有閨中婦可以寄我心含笑別高堂勿為兒
酸辛兒行多伴侶兒體日精神計歸當歲晏遲不踰明春
北望多風塵無勞頻倚門吞泣拜芳卿女在即吾存努力
事姑嫜旦夜倍殷勤偕老終有日報德何足云

夜夢題劉伶避拳圖

辱以一人手榮以天下口我是青牛史

卷六十二

二十

晏公唾面圖

幸不批頰何似觀色

題陳希夷睡圖

休想睡著休躁睡不著無心睡著自然睡著

前題代雷慕庵侍御

橫枕一曲肱高踈兩隻腳天下亂如麻夢中渾不覺

題春牛圖山西示民

新春一換萬物發生女發志於紡織男發志於耕農士發
志而誦法賢聖商賈發志而本分經營為惡者發志格奸
心而忍暴性為善者發志積好事而廣陰功嗟嗟鳥獸羽

毛歲歲更新草木花葉年年脫舊奈何靈于萬物者惟人
卻乃冷念灰心不如草木鳥獸凡我百姓皆有良知誰是
芒兒之拗誰是土牛之癡努力今春新德盡洗年前舊非
請莊子

長安春望

死生旦夕爾解破一莊周都是夢中夢卻生愁外愁有知
入疊嶂無意得全籌我我一迷者不煩舍我求
梁園刺有玉蜀道覓遺金空馳千里目不了五更心芳路
烟橫草逆天烏襯雲淒其游子意何處是瓜林

春樹分金韻

卷六十二

主

歲晚傷搖落乘春物我同都將根底意催向枝頭生新豔
鏡繁李宿蒼自老松所嫌芳歇後獨入望中青

一笑圖

點檢方龍勢希夷已墜驢爭人無兩虎讓路止單車許我
一生睡煩君五位居真贏竟誰是欲語復躊躇

註陰符經詩分金韻

冥冥漠漠抱天根內裏一分外一分莫言黑守終為黑纔
說陰符使不陰註成九地應無鬼泄徧八埏也自神寄與
無極難之父母好生端默鎮乾坤

戲別蔣吏部又漢年兄

西南行色似秋雲帝里風光盡讓君
剝下些兒留著在待吾還日與君分

別陳竹野大理

都門柳色烏嚶嚶一霎停驂數月情有底
笑譚與君盡裏垣那得見河清

別雷慕庵博士四首

京華分夢美人西幾得天街逐馬蹄
只恁鄰牆猶恨遠惹教雲樹萬重迷
右自饒遠別離又近別離下馬聞
還淚欲垂曾是向來歡笑處忍教西望不凄其
右聞還

卷六十二

三

相逢一語即生平况是論心歲欲更天涯
不慣別知己驀動鄉關兒女情
右惜別

錚錚節概原相許別後莫為圓軟流
萬古此身不再得人生何必是公侯
右相期

戲別沈觀瀛之江浦

法王門下論心日仙帝宮中分手時
未論田鄒相看待先看卓魯是何誰

別李中齋

一從春榜便相知已恨遲逢又早離
畏途曾是同憂患直道吾行任險夷

別伍益齋年兄

美人如玉又如春客裏相過笑語頻又是三年千里別秋
雲橫怨柳生鬢四八別日易弟衣而行貯笥數月矣冬寒取著於袖中

得一瓜子惻然下淚賦二十八字

三十餘年並蒂生一千里外引筵情應知歲歲中秋日剖
得圓瓜獻一兄飲替入戲語寄長兄

一惹簪勞不自由說休一霎怎能休野人無個來逼迫直
恁尋忙又攬愁

卷六十二

寄講學諸友三首

隆冬飢渴又無裳日暮誰來救死亡不施殘羹和破絮且
教生計在農桑

晦夜扁門不見燈瞽人蒙被眼矇矓總有星光能照否濃
雲何事又重重

易牙日日在天庖百和八珍手自調未得殘羹一入口肚
腸依舊是吾曹

送呂蒼南入覲三首

頻年士女歌牂羊宣使痲瘵鬢有霜莫向二株思召伯三
秦樹樹是甘棠

官輪南北又西東家在長安望眼中三十三年猶外吏可知不是逐塵翁

千官忘卻聽雞鳴閭闔年來春草生見說關中來報歲玉皇應是坐通明

孟我疆見寄二首

入聖無階出小乘憧憧終日費經營誰知陋巷簞瓢客一點靈光照太清

乾坤生我共三才一點神明萬化開我有天光常自照妖魔何處上靈臺

答我疆四首

卷六十二

五

防檢工夫未可嗤靈光豈得便無疵怪來耳順人不歇還有從心踰距時

三月不違亦久哉纖塵猶得入心齋乃知陋巷先生樂辛苦曾從四勿來

已信漢家無北顧不防騎又南侵莫嫌馬放牛歸後還費張皇六師心

一知半解非三昧萬徑千歧總一途正欲引君登鷲嶺卻教賺我入鵝湖

慎行

啞言莫忌風前語藏影莫呈月下身不是作人過謹飭世

間步步是荆榛

觀佛藏

一輪紅日繞天涯萬古千秋我自家散氣若還為聚氣今年開是去年花

八萬四千傍枝葉一千七百爛葛藤南能猶是饒古語一笑拈花說盡經

收心

講鷹腳鎖幾曾開纔得開時去不回我有摩天樓絳闕徘徊萬里自歸來摩天鷹名

得家信

卷六十二

十五

鄉音望不到聞道轉成驚來人有喜色卻自動悲情

開花

在蕊應含鬱出萼良可悲從來方盛日便是欲衰時

果樹

無花果不結無枝果不存不知千里葉安用密如雲

長信宮

薄命不求恩紅顏自生如飛燕在昭陽我欲為田婦

其二

禍與朱顏隨百計不能免所以班婕妤便解辭同輩

豕

瘦時猶自免肥來未為福如何見糟糠終日爭不足

公主和親

妾身自劉氏忍割與羶裘却嫌骨肉少婁郎賜姓劉

慎獨

晝莫辱形影夜休慚夢寐何必上帝臨吾心是上帝

存心

作事莫從心發言休任口聖賢兩字訣惟是一不苟

努力

俗士厭譚心道人只尚口英雄多少人學問不曾有

示兒

卷六十二

三六

先儒有口訣後學要心依涵養須用敬進修在致知

靜夜

夕陽若許蟬噪起綠楊道蕭蕭夜半時天外一聲烏

月食三首

食豈豈不易望日減清輝始知滿招損天且弗能違

乍食遂乍復猶怨食之者如何三五後卻自如鈎也

明月不文過晴空光漸微人恐不更也何妨昨日非

混世

白練易為污方石易為磨為人欲為鵲其如衆射何

止親舊居

都是傷心處如何睜眼行無端百種淚攢作兩頭傾
別夫

留妾一身在憐君萬里行夜來新病目不欲到長亭

思遠

夢君君不知思君君不覺枕袖無塵生時時清淚濯

隋堤

山河無定主風物易從人當年隋氏柳又入李家春

示兒

門戶高一尺氣焰低一文華嶽只讓天不怕沒人上

止念

卷六十二

三七

小睡都似夢纔醒便有思問君百刻內那是寂然時

耐

債事緣多躁成功為耐煩兩事堪訓大治絲與解環

養柔

舌柔到老全齒勁半生落圈圈畫剛強藁街無懦弱

惜陰

後瞬非前瞬來息是再息莫戀一刻間耽汝萬年日

去偽齋集者吾邑司寇呂新吾先生文集也先生學務實踐恥自欺欺人故以去偽名齋生平撰造甚富稿多散逸家嗣文學君僅蒐得若干卷欲刻於家塾以垂永久乃屬余言并簡端余駢譎寡昧惡能知先生文第幸生同里任同朝據所習聞習見則先生之為人似猶彷彿知其一二云先生天性忱恂內行純備少即以孝聞事兄如嚴父友弟如嬰兒壺內如賓族屬貧交視先生如外庾居恆不欲以講學標名譁衆而非法不道無動不臧守身如處女實

真道學通籍以來無念不社稷蒼生又畏凜四知取嚴一介即陟華要都卿貳翱翔仕路三十餘年而家無厚產囊鮮餘貲清約儉素依然如窶人辛未捷南宮為龍江沈相國分校所舉士然相國素嚴重先生砥德論學質疑問難實互相師友又契如金蘭好如兄弟不謂在弟子行也先生任銓部時見舉朝爭為江陵病行禱無異醉狂欲露章論之疏已具龍江相國時為大宗伯聞而力止之曰某非君座上主人乎非大義不可減親奈何為此先生遽焚其草故鮮有知者撫三晉報命特疏薦王文端公深得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義急當召還揆席因反復言冊立

豫教不可再稽使詔旨不信於天下娓娓數千言語甚切直其後媒孽者翻謂先生憂危之疏不及青宮誣有他腸中以危禍先生以心可自信九廟神靈實鑒臨之竟引疾拂衣歸不啻啾自明也居林下二十餘年先後推御史大夫推執政章無歲無月上已傳得俞旨矣竟復留中先是一二時宰數託人寄懇勲或謂是當通謝先生不答其不即起田間得無以是歟固未可謂上無意用先生也今先生年踰八旬已絕意世用顧誠欲平治天下必非用先生不可然此實關國家氣運殆有天焉非人所能為也余至么貌不肖年來辱先生道義之愛引置門下每參侍函

席法言矩行益得奉以周旋如蒙霧而行不覺身之自潤於先生蓋心悅誠服故妄謂能彷彿知其為人而述其所謂一二者如此若先生之文則斯集具在正如隋珠和璧有目者自知其為寶亦奚俟余言哉邑後學王 撰

夫其於世也... 中... 直其於世也... 夫其於世也...

張抱初先生傳

理學抱初張先生者諱信氏字孚若讀洗心藏密語愛之自號洗心居士門人私楹登壇明學開示奧蘊環門牆觀聽者數千人先生猶以學之不講為憂西與惺所講會甘棠東赴函關與予訂會芝泉與張見室聯會洛城鹽臺緝敬李公檄邑侯林公敦請先生主韶陽會禮數備至先生憚俗尚侈靡約同志為脫粟會會語盈帙李公巡方畢過澠造廬以請恨相見之晚索脫粟會語刊之後上三藩疏以脫粟澠池薦先生兼表正學會所為正學書院古絳諸生辛復元寄詩有仰慕張夫子忘年味道真三川同浩蕩

卷六十三本傳

五岳並嶙峋學探天人祕傳接孔孟薪何時登闕里指我渡迷津自註三川指伊川月川西川三先生也嗣是張太字李虛齋王文苑王惺所孟宇鍵許松麓劉澄遠諸公與予俱會於正學書院與先生講太極周易又約同志數十人結真率會建景運山堂以課多士天啟之季學遭厲禁先生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今上御極衆正登朝先生名動京師安臺吳公李公交辟請益巡方畢又請先生結雜社會共推首座發明致中和之義聞者莫不嘆服後安邑真予曹先生起京左都首疏先生為成均主先生未就自是辛復元以母墓懇先生表之嗣後絕筆諸文家

以文請者俱未就忽端坐而逝四方學者走哭其門不遠千里門人思先生無已謀詣闕請祀廟廷未就請諡未就先請祀瞽宗用圖將來以先生居名洗心私諡洗心先生享年七十有二所著有日抄書一部理學彙粹一部剖疑一書尚未梓行所行於世者講學會解月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印正稿洗心錄諸書

呂子曰不肖觀先生之學實學也自少至老自始至終惟此窮理盡性明道淑人一事是以孝錫爾類化行兩邑歷歷見諸實事非托之空言也陸象山曰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死

卷六十三本傳

二

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貽臭如先生者謚洗心先生先生家世河南人父泰性謙和喜賓客不屑屑家人業於世廟末年先生生之夕夢神人送玉麟至其家先生生而端穎不凡四五歲時出見羣兒畫地圓內方外城為戲先生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何爾爾乎識者已知其不類凡兒七歲就外祖郭鳳池學稟鄉之先輩曹先生為學程作聖之志即基之十五游膠庠聞新安雲浦孟先生倡道函關負笈從游慨曹月川後里人知學者鮮毅然以斯道為己任主盟興起陶鑄後學反復忘倦時大中丞吳公聘修程邵諸書由是選萬曆癸巳貢士廷試文冠多賢聲譽斐

騰遠近翕然宗之及雲浦捐館舍先生恐會漸落寞約王
惺所分陝龍興寺大會學者如歸尋為親捧檄北上謁銓
授關西隴西令下車日剔蠹綏毗撫摩噢咻種種德政民
慶更生焉隴西號為天水艱於取汲先生引閩羊河水入
城至今永賴士鮮知學為之建學選師刊洛西三先生要
言與訓蒙要纂等書啟迪多士而士風丕變不避權貴強
豪側目其謫西安藩司檢校也則權豪中之也先生亦怡
然赴任與少墟馮先生商訂學日夜匪懈及誣詆白復
拔晉懷仁令下車即為民除大害興大利開墾土田至千
七百頃招撫流移至千八百戶四境樂業百廢俱舉與昔

卷六十三本傳

三

之治隴西無以異又為刊四禮述等書行於世風俗翕然
改觀乃以歸養念切告休數十上臺得解組歸田懷民板
轅臥道知不可挽建祠崇祀自先生始途鏡源撫晉復命
仍薦先生愷悌君子清苦正操抵山陰於外艱旋一內艱
鬚髮一夜如銀杖而後起自是高臥東山無復用世之想
矣當是時秦晉汝穎睢陽之士相繼而來閭修堂隘幾不
能容創正學會所五楹埽除蹊徑獨認本來質直躬行不
求聞達殆伊洛之嫡傳繼起之月川歟如請祀孔廟以表
先生是在後之君子新安呂維祺撰

先生姓張諱信民字孚若晚年又號洗心居士學者稱洗心先生世澠池縣人宋忠臣清遠侯裔也侯諱玘子世雄捐資募兵禦敵人於白浪口九戰九捷從岳武穆北征屢建奇功殉於王事宋高宗敕贈玘清遠侯世雄武節大夫建廟海州又祀於鄉祀祖諱清者隱居澠池山後陽許村濟難扶危咸稱長者清子福好善樂施開山鑿道感神饋食之異事載於石福先生高祖也生子九人其行四者諱振即清吏公也公以庠生充臬司吏素行謙謹臬司重之夜以官資托寄人無知者臬司倏爾病亡振一一付臬子計數萬金臬子感之稱清吏而不名鐫石紀事於司左旋

卷六十三本傳

四

以廉讓擢朔州吏目感飛鳥之祥而生鈿穎異非常先生祖也甫十二歲補博士弟子員隨領庚子鄉薦世云陰德之報歷任新城沂水兩邑士民迄今猶誦神君之政今崇祀鄉賢父諱泰者喜延賓客常以積德為事嘉靖辛丑十二月初九日夢神人送玉麟而生先生聰穎出類五歲時見羣兒嬉戲聚土為城內圓外方先生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當內方外員識者知非凡品七歲就學於外祖即遵曹月川先生程範作聖之志始基之也長游邑庠聞新安孟雲浦先生倡道函關負笈從游時郭梅山黃性軒王惺所三先生與焉先生慨月川後里人鮮知學者毅然以興

斯道為己任陶鑄後學反復忘倦豫撫吳公聘修程邵諸
書題其門曰經明行修登里選赴闕廷試文冠多賢遠邇
宗之及雲浦先生捐館服心喪三年聯會於龍興寺從學
者益衆尋捧檄謁選隴西令剔奸綏民種種德政民慶來
蘇乃建社學刊洛西三先生要言訓蒙要纂選師敷教文
風蔚然丕變比入覲撫按交薦治狀稱最忌者詆謫關中
臬司檢校先生怡然赴任與少墟馮先生訂正問學久之
詆誣昭明復擢懷仁令下車即訪其為民害者去之利者
興之一一籌畫均平開墾荒地一千五百餘頃招撫流移
一千八百餘家四境樂業百廢俱新又刊四禮述八行詳

卷六十三本傳

五

說士俗民風翕然改觀懷仁前無科第而一榜雙魁自先
生始乃以二親年老泣告歸養士民攀臥共建生祠亦自
先生始也晉撫鏡源涂公薦先生愷悌君子清苦正操期
大用也尋丁內外艱哀毀骨立鬚髮一夜如銀喪禮俱遵
制典自是隱居東山築閣修堂訓迪多士而秦晉汝潁間
學者雲集乃創正學會所環侍門牆弟子數千先生猶以
學之不講為憂西與王惺所先生會講於甘棠書院東與
呂豫石先生聯會於川上書院侍御緝敬李公命邑侯林
請先生主韶陽會禮數備至先生悼俗靡侈立脫粟會李
公過澗造廬請見嘆相遇之晚即索脫粟會語刊行於世

迨薦三省逸賢首列先生又表正學會所為正學書院絳州辛復元諱全寄詩云我慕張夫子忘年味道真三川同浩蕩五岳並嶙峋蓋指伊川月川西川三夫子也天啟改元盧龍兵憲張公諱春新安諸生孟君一誠暨光復同證疑難副結真率會復建景運堂日課後學迨講學禁厲先生始杜門玩易崇禎御極衆正登朝都憲真予曹先生首起先生理學名儒任國子監正侍御吳公李公相繼行檄修復先生始祖清遠侯祠尋選二生入學奉祀仍請先生結社發致中和之義聞者莫不悅服額曰雒社真儒壽七十有二端坐而逝時崇禎六年五月廿八日也四方學者

卷六十三本傳

六

走哭其門曰追慕無已予自壬戌請纓先生餞之千秋灑淚而別迄今二十八年剿寇函谷過訪先生已葬玉東山從祀鄉賢矣東畷致奠揮勉學有年之淚痛未與先生永訣為恨耳嗟嗟先生嵩洛涵英與程邵諸夫子精往神來豈拘拘相求於死生聚散形迹間耶按先生自幼至老始終窮理盡性明道淑人固已見諸實事而非托之空言者平生著述有理學彙粹剖疑及日抄諸書尚未梓行而行於世者講學會解月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一喙錄印正稿洗心錄諸書誠伊洛之嫡傳允後學之津梁者灑之月川今再見也予與先生先後同志從游日久乃知先生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六十三

宛平 邵松年 伯英

張抱初先生

詩

題訓蒙要纂

蘿芸宵夙凝窗坐學問之功安在哉總角肯消童子氣從
頭便作大人來紛華世味容誰染孝弟真心要爾來聖賢
分明非絕德蒙壯那許處不材

假山行

癖性耽山水肯領山水趣山水趣云何所領惟適慮我自

續中州文表卷六十三

一

雲中還築石以為山偃仰在山隈聊借怡吾顏山中有怪
石何必磻與壁得自南澗瀆望之亦巖岌山上有茂樹柏
榆桃榴聚鬱鬱復蒼蒼觸目皆佳趣山前有奇花無用異
名葩叢菊黃間紅燥熳侶雲霞山下有冽水不必天上來
井深汲甕沼雲影任徘徊得趣不在狹與闊勸君視我莫
我噓但得其中興味長不覺脩脩發浩歌君不見洛陽名
園天下聞繁華金谷已成塵又不見安樂窩裏冷蕭然空
中樓閣迄今傳卜居此區小又小適己之適玄更玄

游常家溝

尋芳覽勝步龍從四望襟懷眼界空萬木參差崖半露塵

峰環合徑微通數聲砧杵風塵外幾處人家烟靄中借問
鹿豕休妬我結茅從此作山翁

游丈八佛寺
匹馬度春城禪林訂舊盟和風撲面軟細雨點衣輕野鳥
峰前語晨鐘殿後聲莫嫌石梵迴圓覺一時傾

游趙家溝

山上青峰山下泉層層鳥道入蒼烟避秦卻向桃源去應
未尋幽到此邊

游王家溝

愛石尋幽壑探奇步遠濱道人無俗慮雲水樂閒身

卷六十三

二

登老君閣

兩山並峙一門開勝跡原從造化裁同伴偕游聊此憩好
風時向座中來

半空虛閣倚雲開傑構天成別樣裁一自赤松修初後不
聞繼響有人來

山勢迴環萬境開無邊美景試心裁會須識取山靈趣肯
到名山空手來

漫說游行無所開狂狷獨在個中裁此時此景樂無際不
減春風沂水來

游王喬洞

天無二日理昭然世上那應別有年千古爛柯成往蹟記
人傳記豈真傳
幽明兩界判陰陽一氣周旋歲月長人鬼仙凡歧徑路此
間消息是真常
寓意王喬醒世巔不堪塵態逐薜蘿山中試味著棋局忙
是凡人間是仙
身閑還不是真閑到得心閑方是閑一到心閑塵事了山
林朝市總無牽

講學吟

輝煌吾道日中天無奈塵氛障大全此日重明昭宇宙結

卷六十三

三

盟千載見真傳

從來至道待人行盡道方無愧所生若欲道明須講習葩
經吃緊鳥嚶聲

人鬼關頭識未艱轉迷只在覺迷間諦觀軻氏傳心印著
察工夫是啟關

人人有道莫他求己道還宜己自修好把惜陰師大禹大
家齊步到尼邱

附和詩

緝敬李先生

大道原如日麗天不分賢聖見偏全皎然袖裏珠常在

何用沿門乞火傳
一從孝弟證堯行吾愛子輿樂則生但聽梁頭春燕子
泥來泥去自聲聲
下手方知罷手艱不容些子間其間常於終食不違驗
直透伏羲七日關
便除此外復何求識破其中沒下修試看雞鳴而起後
誰人不自可尼邱

惺所王先生

談天終日不知天率性而來天自全會得鳶飛魚躍意
天機到此可言傳

卷六十三

四

好古必須照樣行卻憐無酒又愁生道人日用隨緣度
每到春來聽鳥聲

自昔由來說克艱立心只在危微間男兒事業掀天地
合下先須透此關

終日紛紛何所求幾人知向此中修孩提一念通天地
翻棄寶山學比丘

介孺呂先生

都將雲霧當青天管裏偏能見豹全放卻自家真種子
終年持鉢問人傳
吾曹所重在躬行浩氣還於集義生若向口頭敷衍去

寧知天載本無聲
下手何愁認取艱
分明利與善之間
其中倘得真扁鑰
夜夜柴門不必關
此道何須向外求
原來率性即真修
試於倦臥飢食看
大笑從前問索邱

題友人山水圖

曾聞山水歸仁智
仁智渾忘山水因
方寸虛員成浩蕩
襟懷磊落自嶙峋
勝遊間客皆同調
夾岸烟林總是春
流俗直須高着眼
塵氛得惹定中身

從來圖畫虎頭懸
那個良工得妙傳
突兀樓臺拔地上
巍峩巒嶂擁雲巔
遊人掩映雲中樹
漁父蒼茫浪裏天
極目幾回成勝賞
塵襟一洗意悠然

和呂介孺傲學詩

憬然深省猛然思
百歲光陰瞬息時
伯玉知非深用愧
武公進德豈嫌遲
功夫須索窮精髓
學問得無在面皮
從古聖賢趨向異
所爭只是這些兒

作聖由來本在心
漫從枝葉費搜尋
存誠總是立身地
知恥的為當頂針
無意寶山方得寶
忘情金窟始求金
闍修滋味應須會
毋使斯文嘆陸沈

躬行須要先講明
不講終須夢裏行
在昔楊生亦泣路
從

來孔子不求名春山有雨花應發秋月無塵鏡自成試把
中庸提一句緊關擇執是思誠
紛紛世態是懸疣帶水拖泥不肯休翻覆雨雲難著眼蒼
茫江海任垂鉤惜陰但合移陶甕妝假莫教沐楚猴氣味
一真渾未染無他剩語不須勾
褪躬雅不患睽孤自信如何是丈夫吾道總歸一貫也聖
學豈在多能乎春來花鳥開青眼寒後松筠老白顛好於
此中尋意趣勿勞更向外邊圖

學道不分富與貧一朝聞道是完人塊生百體為空質海
內一家乃大身與物胞民皆為己盡心知性總成人自從

卷六十三

六

秦越分途後倏爾不如乍見真

平地誰知即泰山無些蹊徑詎難攀只從倦臥飢倉內便
是層巒疊嶂間最緊要開煩惱障第一先打利名關胸中
到此尋常別勿用驅除自覺閑
知能良處是孩提各具無庸罪降才美玉含輝堪重也明
珠投暗抑何哉休令濁霧從中部自爾清芬向外開此事
對人說不醒無妨聒入耳邊來

世間驚羨聖與神同是吾儕一樣人彼抵及泉由惕勵我
憂中道為因循初終歧路只為假心口合符始算真能向
此中勘的透不必更說渡迷津

道體廓然無際邊果於何處覓其全能知色色莫非己始
信蒼蒼不是天規矩百般俱可授機關一點向誰傳指南
試問真消息方寸空中自有圈

物物吟

物去原無定物來自有時來去總為物何足障太虛太虛
無一物萬物備於茲有物難無物無物任化機物有物無
內倏忽分路歧彼無與彼有吾以任吾嬉

寄辛復元

卓哉辛叔子蚤歲契天深絕意鉛華徑究心玄聖林六經
歸肺腑萬理羅胸襟何日盟壇裏相將一鼓琴

卷六十三

七

乘興吟

倦來曲肱飢來藜羹清風滿庭綠竹飄英俯仰林泉何慮
何營造物與游以樂吾生

又

解組歸來樂意賒小亭兀坐寂無譁閑來移築山前石靜
裏栽培庭畔花滿架雲編消歲月一犁春雨潤桑麻更偕
朋伴涉園趣共看沙鷗渡水涯

別業即事

山深處處長薜蘿石凳凌層上玉珂更有一般無限趣洞
門喬木鳥聲和

病革吟

歲月之不假兮迅駛相催學問之途賒兮心志安灰視予
年足兮全乎否哉果得免於毀傷兮視死如歸

文

觀物亭記

盈天地間者惟萬物而莫非吾心之法象也不觀則物自
物我自我是謂物於物能觀則我即物物即我是謂不物
於物不物於物是謂與物一體與物一體然後謂之大觀
而物我兩忘矣然所謂觀者非觀之以目而觀之以心也
不必目與物遇而神與物融得之心而寓之乎物也故於

卷六十三

八

草木觀生意於魚鳥觀自得於雲觀閒於山觀靜於水觀
無息以迨蜻翹蠕動之微靡不具有至理則亦靡不用吾
之觀不宦惟是極之而人亦物也天地亦物也萬物與遊
造化在心觀至此觀止矣物至此物化矣方且不知胡為
物胡為觀而胡有乎是亭也懷仁內省堂最後有園余於
退食之暇每臨眺焉見平原爽塏林木陰森井泉清冽禽
鳥親人殆山幽寂靜城市而山林者也第其上子焉一亭
頽乎就廢而其地且多鞠為草莽余不覺憮然曰何所見
而興何所見而廢有其地無其人地且獻笑今即鞅掌簿
書何妨吏隱乎隨命工修葺之為游息之所園丁種菜蔬

家僮蒔花卉盆魚泳游庭草交翠不數日而景象聿新余據胡牀縱觀其間不識宇宙間何物可以易此也又時奉二親徘徊樽俎課三子吟唔芸編神情悅愉庶幾可以觀物矣乎於是扁曰觀物亭而榜其戶曰雲樹間中趣鳶魚靜裏機蓋得其機趣始可言觀隨在皆物則隨在皆觀乃不自名亭之意是為記

跋李緝敬先生兩河會語

齋臺李公按部三省車轍所至即有講會會即有語錄茲兩河事竣而會語成銓部呂介孺會文開卷讀之剖抉奧窔言言理窟洵學鶻哉因念愚自萬曆己丑歲獲從雲浦

孟先生游妄意此學有年竟以他事未得廁諸君子後待齋臺公祖一印正之也雖然披閱會語其學脉劃然兩無抵牾固有真正印正在也誦銓部簡端一序則齋臺之學之識業娓娓言之矣居恆銓部最慎許可存主設施為孟老師後一人若所闡發已深切而著明也者胡埃愚之喋喋無以請得而言齋臺公祖之心夫聖人之學萬物一體之學也世多以名位為柴柵以人我為韃韞以衆寡為封畛俾疴癢相關之倫有秦越肥瘠之眛何也不睹於體之一故也貴莫過於虞帝而善與人同位莫過於阿衡而內溝是恥大聖大賢莫過於孔孟而教學並行聖賢之大於

此益見今醜臺公祖撤去藩籬隨處折節講學光前修而
啟來嗣處心積慮間即虞之同也伊之任也皇皇汲汲之
隱衷也非有得於萬物一體之學曷克臻是萬物一體者
仁也孔門只是求仁求仁而學舉之矣然則斯言也斯語
也皆仁之所不容已也其有得於道不既深乎愚不斐特
寢言跋之亦以見印正之意云爾

楊時應蔡京召辨

後儒動稱楊龜山應蔡京召為失身余竊疑之以龜山大
儒而出處不明若此何以為龜山攷之通鑑則曰召楊時
為祕書郎從蔡京之薦也會路允迪言高麗王問龜山先

生安在乃有是命然後知龜山之出處未嘗不明也夫蔡
京雖當權未嘗不由朝命私自召賢之理既由朝命則時
之應召應朝命也非應蔡京也何不可之有且仕法亦何
常哉孔子見行可仕際可公養而亦仕當徽宗時朝政莽
錯從京之薦而有是命似有見可之機矣何為而不仕京
即惡相然猶知時之賢而薦用之非召用之也未必非悔
心之萌也乘此機會一轉移焉為力則易胡為不往昔者
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京之薦時亦
為相用人之常縱有私心自私之耳何累於時若謂不當
應召則將如平日之妨賢而可乎不知何時可以應召也

士君子伏處衡茅不當事任雖具義膽忠肝何以自效故必乘時而起而後朝政闕失得以匡救倘堅執不仕則視國事如秦越人之肥瘠了不介意亦忍矣國家復何賴於人賢為使當應召後有一毫附京之意誠為失身乃觀其累累章疏皆忠臣愛國之忱而薦主如京且陳其蠹國害民幾危社稷則時之不附京也不彰明較著哉烏得不致辨云

玄帝廟碑記

吾邑良隅二十里許天壇觀其來舊矣觀在層巒疊嶂間為韶峯左輔古柏成林蒼蒼鬱鬱稱名勝云其中廟貌鱗

集類宏敞壯麗修創不同時各有碑記獨玄帝雖經有廟然湫隘不足供祀事道人張雲松名演良者募化有年廟宇神像胥拓大而更新之亦既巍煥可觀矣緣余廿載前讀書登眺其上走而白為文余曰崇教邀神非儒者之道胡文為道人跪而泣曰貧道八十餘旦暮若風燭然願得公言垂不朽即殤身無憾余嘉其志無以請言玄帝所為玄帝以解世惑可乎按玄帝經淨樂國王太子得元君授道修行顯化白日登天此其說之妄昏後世好事者為之不足深辨攷之易曰帝勞乎坎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萬物之所歸也然則玄帝者水帝也於方為北於行為水

水之色玄服用黑故以為號水主歸藏亦主發散故披髮
跣足皆發散之意而所踏騰蛇神龜俱以水族點綴義可
概觀且水內陽外陰左右男女侍立明其體陰而用陽也
世以周公桃花女附會之誕矣蓋天一生水實為至尊萬
物得潤澤之氣以有歸而生意一出相見潔齊油然不窮
非水則木疑於涸而不得滋火疑於燥而不得濟金疑於
寒而不得說是故必水五行始相為用耳此水之所以為
可尊也竊意人身亦有真水焉天有水人得之為智水發
萬物智幹萬事故曰始條理者智之事也又曰其至爾力
也其中非爾力也明聖之由於智也無智則仁流於兼愛

義流於為我禮流於奢靡而為忠信之薄信流於膠執而
為刻舟之固惟有智以灼其幾則仁義禮信各得其當而
萬事不歸於理者否矣觀天則知人觀人則知天盡人合
天余於是乎益信知此則知所為玄帝而老氏家表而出
之或亦以其有功於民故也第世人惑於怪誕之說不加
察耳彼良之修廟固立功垂後一念所激發未可深責也
特為記之以告夫後之崇正學而尊正言者一攷信焉

年譜言行節錄

謂門弟子曰讀書不是著人做秀才遮掩差使掇料第肥
我身家也孔子集羣聖大成生民以來未有書中齊家治

國平天下道理何所不備欲人效法孔子故設庠序而肖像於上建明倫於後正以勸學何為學孔子也學孔子何為明倫也他日做撤天事業都從此出明以道學治天下也學者習而不察將孔子也當做會做文章的人一撮青紫便放倒身竟不知孔子是甚麼聖人將德業舉業分為二事不知天下只德業一事舉業是其中條件不修德業且不要說將身放倒即做到極品相業轟轟亦只是不聞道女曹可會此意

又曰欲要有成須先變化氣質欲變化氣質先從視聽言動上克將去

卷六十三

十三

又曰今人動以講學為假設如出非禮勿視題敢做一句非禮該視語麼有一姣色過之皆擲筆往看看了回來做文依舊還是非禮勿視豈聖賢教人在文上用功不在行上用功乎何假之甚也若此時眼裏要看強者不看便是一時實體貼此句書了故知而不行還是知的未真能行纔是真知

又曰吾人為學須索把心時時收在腔子內降伏得下不走作始覺勉強漸漸純熟便覺自然先儒說作之不已乃成君子正是此意

太孺人有疾先生寢食俱廢太孺人慰之曰人誰不病我

有疾未必不起女何傍徨若是吾食女與共之遂索食與先生同飯先生始食有女巫向太孺人告以能禳災者太孺人難之曰此或不足兒聽乎召而言其狀先生曰善即開道場隨巫起拜願以身代太孺人喜曰吾兒可謂善事親矣尋愈

先生纂訓蒙一書凡四書五經共計若干葉俱有程限某書某時可以讀完著五倫詩使蒙時常歌咏凡出入起居語默飲食衣服亦俱有規箴為幼學式訓蒙格言有云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游戲勿說謊勿貪戾勿任情勿鬪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

卷六十三

五

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種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我教女全在是女諦聽勿輕棄

先生講學先天書院或問中庸首章有重性字有重道字教字者畢竟如何先生既謂中庸皆日用常行之理人人可能不必說玄說幻使人不敢動手全章只重一修字後致字即修也性是本體率是情生而修則工夫也維皇賦予之理這真種子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原是有有的而性感情生任其自然毫不勉強這便是道然有氣稟之高下清濁必加整飭之力使之無過不及不偏不倚以人合天這

便是教孔子天縱大聖亦必從為之不厭好古敏求處得力何嘗不從修來門先生既言日用常行人人可能胡聖人說民鮮能唯聖者能也先生曰此正是在修不修上看出耳修如修路之修聖人即善修路者高者抑之卑者增之多者去之缺者補之修的平平坦坦他人不肯修補只管往高處走到險處便下不去只管往缺處走到斷處便過不來早加修補何至有下不去過不來之患所以說民鮮能唯聖者能也人莫不飲食中庸之理人人不離鮮能知味唯聖者能之味在飲食之中但人不知咀耳且且說孝者庸德誰人不知親當孝說他不孝便不敢承而

孝者有幾聖人承顏順志把孝的道理盡了孝果不可能乎何求之天下寥寥也曰請問不睹不聞先生曰先師有云睹明睹暗皆睹也何謂不睹聞聲聞寂皆聞也何謂不聞此特言道體耳蓋道無形聲不可以睹睹不可以聞聞戒慎恐懼皆惺惺法耳曰然則何以為未發已發先生曰未發不以時言謂原不曾發發而當理則發猶未發是不曾發一般周子曰中節之和者中也見道極為分明果無未發時候曰何以為致中和先生曰平日如何看曰此皆實事非聖人不能先生曰此信唯聖人能之吾儕今日講學未必皆聖人便皆不能了此學合上下而一之何故獨

讓聖人在昔看舉業亦說天子建中和之極便只歸之天子不知天子有天子之中和位育諸侯卿大夫有諸侯卿大夫之中和位育士庶人有士庶人之中和位育曾聞有講學者至一書室見案上書籍筆硯散亂無紀則云便是天地不位萬物不育了言甚痛快如適間一人担水既知桶漏宜預先補塞惟不能用此工夫所以致此濕漏有多少不停當處尚得言位育衆皆欣然解頤

會約引曰孔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此萬世講學之法程也吾黨每月兩會可謂知講學矣試時一返觀不善果盡改乎聞義果即徙

乎德果修乎如是而講方謂真講如是而學方謂真學如是而會方謂真會將鄉黨親戚善之非惟可以成己亦可以成物若徒陽務會講之名而陰實悖之梗中飾外事弄慕鵠甚者誘利崇爭無異市販之機穽不但負卻佳會亦且取嗤戚黨已不免為小人而又阻人向善之心矣豈得謂之可乎自今各務真修飭躬勵行過相規而德相勸心相下而情相親會不可虛亦不可間庶幾仰體孔子之憂而講會亦尚有益哉吾黨勉之

先生一日病瘧諸藥不效有善禳者諸子延之禳者以紙為人形令諸子避遂提筆至榻私語先生曰醫瘧須替身

乞書於紙先生曰吾生平不敢幹一毫虧心事忍令何人替之曰試擇其不協者先生曰平生不敢罪一人又豈敢仇一人乎余孽余自當之不敢累他人也其人終不能強尋愈

詣利津祭先塋回是晚魯樂尹文子行戀戀不舍留宿先生謂之曰貴邑科第不乏諸君正宜奮志舉業聞不甚留心殆於不可樂尹曰為舉業而得失之念未忘有妨德業奈何先生曰為舉業而得失之念未忘還是為德業之心未真也蓋天下止有德業一事舉業是其中條件能留心德業則見理日明舉業益精然亦不過發明所得其

失方將付之倘來者則舉業即德業也而謂未忘何也况觀舜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貴為天子若固有之是何等胸次天子不以動心况其他乎樂尹曰年來為舉業有妨德業欲棄舉業一意德業今聞教始知二業合一不復萌棄去心矣先生曰天下有性分隨有職分如士農工商誰無職業士業讀農業耕工商業活計故士必讀始為士不則曠士職農必耕始為農不則曠農職工商必活計營生始為工商不則游手游食而曠工商職虧職分不為虧性分乎且學固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然亦須得位方能望道之大行道小用之則小效大用之則大效與其行一方何若

行之一國與其行一國何若行之天下非得位為榮也必
行之天下而後四海蒙福也四海蒙福而後老安少懷之
心始遂不然猶隘而未宏也諸君幸值文運興隆之會應
運而興樹千百年名世之業乃吾學中正經事肯汶汶終
耶雖天命難必而人事當盡欲去舉業可乎不可乎樂尹
曰為德業而工夫不免斷續又奈何先生曰昔人有求心
之法每呼曰主人翁在室否蓋日提醒此心然耳能提醒
則常惺何虞斷不續也樂尹曰主人翁在室恐是異端語
先生曰吾儒之異於異端豈必在語言文字之間哉如異
端說虛吾儒先說虛受異端說無吾儒先說無知異端說

寂吾儒先說寂然異端說滅吾儒先說滅明字字從吾儒
來何故反將好處推之異端使吾儒忌避不敢開口乎但
異端虛而虛吾儒虛而實異端無而無吾儒無而有異端
寂而寂吾儒寂而感異端滅而滅吾儒滅而生在人用功
何如不可以文害辭以辭害意也樂尹曰會記有云求心
依舊落迷途心可求歟先生曰不曰學問之道求其放心
而已乎蓋求心而以為迷者只恐把持此心如告子之強
制耳若有事而勿忘勿助以為求則是求也謂之緝熙光
明可也謂之至誠無息可也故彼所謂求是把持之求求
之求也吾所謂求是有事之求不求之求也毫釐千里之

間曷明辨諸倘曰放心當求心不當求則渾然在中者心
也何事求為而必求之求之云也反覆辨論漏下三鼓明
日南旋
先生謁雲浦孟先生祠見祠祀尤先生配以黃性軒而郭
梅山闕焉先生曰郭先生幼使酒任氣及從西川先生學
遂點酒不入口則其勇於改過何如也安貧樂道至老彌
篤上臺以隱居好學旌之將終時有醫以藥用酒為引者
先生曰吾酒戒數十年未嘗沾唇豈敢偷片時之生頓易
生平所守苟得正而覺快也何等識見何等操守正宜配
享為改過不吝之矣今獨於先生有闕得勿以前半口實

卷六十三

九

乎論品者亦定評於後來而已明日告豫石呂先生遂置
主入焉隨訪梅山孫子郭西散窰把其手曰何困憊若此
也餽布一匹銀三兩洒淚而別

陝西總戎張姓知先生為一代之宗心切嚮之至灑求納
之族末先生以無所考信不敢妄承婉詞報之

有匿書於書院壁者會友見欲糾之先生曰將誰糾乎此
正策勵吾儕耳正當自反吾果盜跖乎則彼言是也果非
盜跖乎則彼言誕也是則不爽於口誕則無愧於心何必
在他人口頭上討好字耶尤先生曰譽者指我以前途毀
者示我以險阻皆我師也惟自家背地打點自己功過便

是何病人言

先生疾病則中至榻前候之先生曰吾學如天道於穆一日有一日生意原無窮期孔子七十止云不踰矩若過此以往又未之或知亦不可靠定師友吾望則中甚切正當孜孜黽勉吾一生未嘗幹一虧心事所可貽子孫者惟此而已

卷六十三

三

續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六十四

宛平 邵松年 伯英

張抱初先生

印正稿

正學會語

會日見諸同志屏息斂容先生喜甚曰即此可見心存敬畏所在然能時存此心於處事接物之際與此時一轍便是為學真實處若只一時猶借人之物少刻還去非己之所有矣蓋學者功夫離不得敬字自克欲存養於學問事業非此一字不能有成也雖下至僕隸無敬心便不能成

續中州文表卷六十四

一

規矩昔孟老師學極純粹而跬步不離乎敬嘗侍食見僕人供饌俱肅然無聲師曰這便是此輩學問可見通上下徹貴賤不可無此敬字故敬也者乃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

正學會所成中有對聯曰學以正為宗遠超寂滅虛無之教道以中為至近在飲食日用之常又曰有大綱維真真切切盡性達天為要領無多徑路坦坦平平誠身明善是功夫有詢正學之旨者先生曰正學二字乃孟老師所定前語皆發明正學之意蓋所謂正學者非二氏寂滅虛無之學則彼非正而我正矣然正者即堯舜以來相傳之中

也子思得仲尼之傳只是中庸外此則素隱行怪即非中庸之道非中庸之道即非正矣問達天即是知天否曰夫子五十知天命蓋天命者乃天道流行而賦於物者故天命即在事物之中知天則事事物物其翕張變化各有條理而與天道相合便是達天而人之性亦天之所賦能盡性亦即是達天問仁曰性也天也中也皆仁也近在可用吾盡之達之明之誠之乃爲仁也

魯樂尹偕其侄庭試貴孝經宗旨一書謁先生論學先生詢其師曰辛天齋詢其宗曰復性先生曰此文清公之旨也魯生曰啟師宗程朱正文清公一派雖以復性為宗然

卷六十四

二

亦不拘此為講曰不拘於此亦得即執以為宗何害昔堯舜之中文武之敬孔子之仁孟子之仁義大學言心不言性非遺性也中庸言性不言心非遺心也旨各不同其理一也魯生曰王陽明先生言致良知可也而曰無善無惡心之體分明是禪語了曰看先輩書且當於其是處著力其有不合者姑放過以俟融通不必深非也故象山先生有詩云未曉不妨權放過切身須要急思量魯生曰敢問師所得願持以用功曰道一而已只將令師所言一一體會不使間斷常自惺惺便是工夫魯生曰常惺惺即是敬否曰是也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先生問曰平

曰致中和一節如何看曰此皆實事惟聖人能之先生曰此學通上下而一之何獨聖人在昔看舉業亦說天子建中和之極便只歸之天子不知天子有天子之中和位育諸侯有諸侯之中和位育卿大夫有卿大夫之中和位育士庶人有士庶人之中和位育有講學者至一書室見案上有書籍筆硯散亂無紀則云便是天地不位萬物不育了其言甚痛快天下歸仁之說何如先生曰註言歸猶與也言克己復禮則天下皆與其仁其言效速如此而程子所註之旨一日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而天地萬物皆吾一體更無復有不仁者參乎其間此說更細可從魯生曰

卷六十四

三

克己復禮為仁言去己私復還天理即不理一事不對一物亦是歸仁氣象還在上說若前意則復禮中已有何必再言曰若論復禮中已有為仁由己亦已有矣但聖人言能自復禮則天下皆歸於仁更無不仁了此工夫由己而豈由於人語氣不得不如此又曰非禮不視聽言動則視聽言動皆禮矣不是存理在一邊遏欲在一邊蓋存理則人欲自然退聽不待遏欲而自無不遏耳若有人欲竊發亦因存理有間斷耳若是存理無間人欲何至竊發所以謂存理為不遏之遏也倘在遏上用功則遏一欲復生一欲滅東生西如何遏得不幾勞苦終日子

魯生問動靜之義曰月川先生云學者要看得靜字分曉不是不動是靜不妄動方是靜故閉目趺坐游心千里靜亦動也同室有鬪披髮纓冠動亦靜也即此可以析動靜之旨有絳州陳宗正來問學號思川蓋思親意也先生曰旨哉學甯外是人惟不知學則忍於忘親多矣思而在親是孝思也孝子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故思則一言一行必求合理不則虧體辱親不孝莫大焉是一思親而學在又安有他道乎

讀聖人一生未嘗自說無過一條先生曰人不能無過只要能改過惟有文過諱過者多所以害事昔成湯為聖也只是改過不吝孔子曰苟有過人必知之又曰可以無大過矣聖人家法每每如此令人規過原是美意反因而相仇隙者有之豈不可惜

先生舅氏郭末吾至先生為避席曰夫子席不正不坐非是必欲南面坐東西南北各有所宜坐不失宜便是正又曰人誠真實必有為聖賢之志自能孝順父母以愛其身愛身則知不誠非愛不敬非愛自欺非愛不慎非愛自然先立其大日在義理上用功夫尚何偽與邪之為累哉夫子從心不踰始於志學良有以也

王永錫言家師辛先生言前看敬字是嚴肅的今看敬字

是活潑的未知是否先生曰最是最是昔孟老師與山東孟我彊先生於同志中最善我彊任山海關老師偕至幼真往候之我彊見幼真過於謹飭曰學是樂的不是苦的若拘促甚反苦而不樂何以為學即此可以得敬字旨蓋敬者主一無適之謂陽明先生云謂主於一理而無他適也主於理則敬亦是樂何嘗不活潑也令師可謂知言矣又問孟子道性善程子謂兼氣言何如曰天命之性本為人生之理無氣則理將安附言理而氣在其中是一時事何必規規然曰此兼氣彼不兼氣名目繁多反致道不明也如聖人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何等簡明直截解云此

所謂性兼氣質而言學者遂心內惶惑如何為義理之性如何為氣質之性難於分辨莫知適從信然天下有二性乎

學師言楚中有一先生經史百家無不通曉嘗言如論語首章連用三箇乎字二章用其字起頭三章不曰其仁鮮矣而曰鮮矣仁何等奇特是從來諸子百家文法所未有者即有宋腐儒亦說不到衆聞之喜甚余謂兒輩曰此索隱行怪之流何以為學若吾學不講乎字只講時習不講其字只講孝弟不講矣字只講仁字若徒在語言文字上求奇把聖賢立言本旨反不見了是聖賢亦只是口頭伎

倆而非有用之實學矣且謂宋儒為腐則誰非腐者有宋五星聚奎以故諸大儒後先輝映表章六經方成文運休明之世有宋三百年精神命脉全在於此使國無賢者則國非其國矣人不能見道但以是新奇可喜之說銜名耳甚勿為所惑也

講邵子詩乾遇巽時為月窟地逢雷處見天根天根月窟間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巽下斷本是三畫乾卦陽極而變下畫為陰成巽月窟也震仰孟本是三畫坤卦陰極而變下畫為陽成震天根也間來往者即一陰一陽之謂道知一陰一陽之道則時闔時闢所為各當其可則乾三連

是三坤六斷是六成九震仰孟是五巽下斷是四成九離中虛是四坎中滿是五成九兌上缺是四艮覆碗是五成九共成三十六宮各因九而後成非三十六宮都是春乎問焉飛魚躍之旨先生曰遇親便孝遇長便弟遇夫婦朋友便有別而信推之言動無處不慎不敏則此心時時在天理上便是鳶飛魚躍景象有一不盡道便不活潑便非飛躍了程子云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之意同知所謂有事則知所謂飛躍矣又問中庸無聲無臭之旨曰篤恭不顯底於渾化田地孔子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正是此境界夫從心所欲而自不踰何聲臭之有然天雖不言而其

生其成那有停機德雖不顯而其刑其平帝力何有然則無聲無臭又豈淪於空寂也哉

脫粟會語

上官允化問良知之說先生曰良知是孩提知愛知敬孺慕的一點心腸無絲毫情欲夾雜故謂之曰良今人誰無良知第不知講學反將此知埋沒故講學為喫緊工夫也平曰聖賢大都天資高先生曰聖賢不說天資只說學力故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工夫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况非愚柔者乎人人可以致良知只為無人指引反以講學為迂講學原貴躬行不然學人口語拾人餘唾有何益處乎

卷六十四

七

曰不講能行其實愈於講而不行者曰不然不講則所行有差如贊畫行兵若不講明兵法能不喪師辱國否潘若壁問曰潔覺多言李實甫曰自己病在不言先生曰默語自有中道如孔子於鄉黨似不能言在朝廷即便便言於回終日言於賜欲無言總之不可膠固惟當言而言當默而默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耳又顧謂周天顯曰令尊前者持齋聞吾言即能開齋此之謂躬行此之謂大孝當日曾說孝不在持齋只立身行道不敢毀傷便是不但割破流血是毀傷如父母生吾之目原是明的原不視非禮的或視非禮便被非禮之色將吾本明之目毀傷了父母生吾

之耳原是聰的原不聽非禮的或聽非禮使被非禮之聲將吾本聰之耳毀傷了至於口體莫不皆然此曾子之孝只在戰兢保身大舜之孝只在德為聖人此外皆不足為孝矣何曰所論甚善小子非見老先生幾錯過一生

允化曰請問戒慎恐懼為樂先生曰吾心原是樂的只率性而行自然戒慎恐懼兢業時勤則此心渾是天理活潑潑與鳶飛魚躍同一機趣焉得不樂故君子戒懼則樂放縱則不樂豈不是戒慎恐懼為樂若小人自汨其性樂其所以亡者豈得與君子例論

王向學曰家間或遇不如意事只在不怨不尤上用功先

卷六十四

八

生曰須從正己上來中庸云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學求正己只見得自己不是怨尤何自而生不然不能正己雖加强制其所怨尤多矣故不怨尤治標也正己治本也本末之際蓋明辨諸曰不知過何以寡曰此亦治標了唯曰在存理上用功夫則家無長物賊不窺伺過不期寡而自寡矣曰克復三省兩章可以互看否曰克復三省俱求為仁也何不可以互看蓋孔門之學只是求仁師之傳傳此弟之習習此傳不習乎正省其為仁否也至於講忠信友則天下歸仁之氣象矣吾曰三省由己四勿請事之功也會得時不但此兩章可以互看四書五經何不可互看

孟子云夫道一而已矣

王向學曰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先生曰易云君子以虛受人孟子云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夫虛心則能受順理則無事此真學之要法吾友能守此盡乎學矣潘若璧問理欲二字先生曰理欲之端甚多亦甚微大率無所為而為者理也有所為而為者欲也即從師講學一事豈不是理然藉此以濟其私則雖理亦欲也若中心無為縱人謂我趨利謂我附勢獨何傷是似欲亦理也以此推之可以類見

周希孟曰志為人自來不敢欺一事先生曰大學云毋自

欺也不欺自是學程子云懈怠一生即自暴自棄孟子云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可見一有懈怠一諉於不能皆自欺者也故飭於事猶易信於心為難潘若璧曰天地至大人必何如而可以參為三才先生曰月川先生云人之所以為天地參三才者惟在此心不是軀殼中一塊血氣自是明白汝敬問曰敬問為人之本先生曰汝敬前會問順親即此便是為人之本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憎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不敢憎不敢慢此是立身行道立身行道便於虧體辱親便揚名顯親故曰孝之終也孟子曰守身守之本也然可體會

潘霖雨問修身齊家之事先生曰大學曰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則我之所能為者惟修身一事耳身果能修則如文王之無憂父作子述固齊也即有朱均之不肖亦未始非齊也何也其所能者人也其不能者天也於聖人乎何病不然是堯能親九族獨不能化丹朱舜能致底豫獨不能化商均耶今惟盡修身事則家之齊者常也即有不齊亦無損於自修也蓋生理不虧意外之遭自不足累耳若因家不齊而懈於自修且謂家不齊有累於自修是欲出堯舜上矣有是理乎

上官汝敬問曰孝弟忠信當以何者為先先生曰孝弟忠

卷六十四

十

信雖有四者然總不過一真實之心真心不失過親便能孝過長便能弟自盡便為忠與人便為信無多歧也欲求其先一孝可以該之蓋天下焉有孝子而猶有不弟不忠不信者乎倘猶有不弟不忠不信尚得謂之能孝者乎汝敬是知孝者則當知所以為弟與忠信之道馮則中問曰近聞同志有不能度始而厚終者吾儕不可不因此益加勉勵先生曰人之為學只要有真志且如孔子十五志學直至七十日有日日的工夫年年有年年的工夫如何能罷乎今人始而志學原不是真志若有真志方將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欲罷不能死而後

已肯有始無終耶潘彥甫問曰修德如命當如何用功曰人只有修德一事故夫子曰德之不修是吾憂也人惟不知修德往往邀福僥倖希免無所不至一遇不如意事便抑鬱無聊連此身不能作主誠一意修德則德日明矣遇不如意處即曰此命也自能順受其正便是真知命者惟修德至此所以受命者歸諸大德曰省問事父母兄長之道曰事父母兄長之道惟在自己嘗內省曰我曾有欺父母兄長處否我曾重財利而輕父母兄長否我曾曾在父母兄長前能承顏順志否我之事父母兄長也或外面勉強而不出於中心否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如是而已

卷六十四

十一

潘彥甫問曰學求真樂何以君子有三畏先生曰畏者此心之惕厲君子以戒懼而成其為君子所以坦蕩蕩小人以無忌憚而成其為小人所以長戚戚然則畏非至樂耶潘若璧問曰還樸先生詩云若問源頭何處是良知活潑是源頭必良知如何如纔能活潑曰良知人所同具本自生生不息即是活潑景象但不致則不能自得焉得左右逢源惟致其良知則盡心知性以知天纔能復其活潑之本體而源頭流派一以貫之矣又問曰挾知故問人言未終即伸己意此潔之病痛未知何如以克之曰人各有病患不病耳病病則不病矣先正有云知如此是病便不如此

是藥能持此修服病痛何難克去又問曰先正有詩云而今洞徹玄元竅還是當年舊主人不知主人為誰曰心主宰乎一身故曰主人在堂百體從令故事得序物得理不然一為私欲遮隔即盜賊竊發反令主者畏避不敢出頭則淵微之理失而靈竅塞矣今惟存理以遏欲則渠魁盡殲主反其宅還是當年舊主人非有所加也

潘彥甫問曰守心之法如何先生曰心活物也如何死然守得惟心一於理則常在腔子中即守也如此為守有時而執極不變固守也即有時而變易從道亦守也張日睿問曰心無一物便是存神若不化何以為神若不過化何

以見存神將過作過涉之過看何如曰存神過化知之者鮮據子言似有所解悟矣然此二句亦不難知即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者也廓然大公所存尚不神乎物來順應所過尚不化乎存神然後能過化過化始足見存神亦無兩樣

王汝德問曰何謂理義先生曰觀諸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理義既是心之同然豈有不知故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但為物欲遮蔽故可知者終於不知耳今惟潛心講學則何者為理與何者為似理非理何者為義與何者為似義非義了然明白而所行自無過差處

馬孫賞問曰之驥自覺性躁心粗願學養性願學去客氣
何如先生曰孫賞之問皆為切己但學者欲將自己病痛
一一思著要治則百私叢生何處下手只要能養性將客
氣不去而自去躁性粗心不必強制而自歸和平矣何謂
養性性非他即吾本來之仁義禮智是也誠涵養得完則
滿腔中無非慈祥無非裁判無非中正之實無非幹事之
妙尚有與人爭長競短此心擾擾不甯耶少頃又曰人心
非學則私欲萌起那有清甯時候故無事者少惟純於學
者心一於理則不見可欲常若無事此即酬酢萬變皆為
所當為謂之有事可謂之無事亦可

李實甫問曰偶感蒙我之詩見父母於我有九我之恩我
於父母曾無一日之養靜夜思之不覺流涕吁嗟反慈烏
羔羊之不如了先生曰實甫感九我之恩動思親之念誠
仁人孝子之用心足動父母云亡者無己之懷但事勢至
此無可奈何今只想我既受父母罔極之恩成就一個人
則凡所以做人的道理無所不至將無愧於人乃為無忝
於事親然後可以為孝若必欲承歡膝下孝養口體則所
遇不同豈能必得縱吁嗟流涕無益也又問曰自從講學
後凡事一遵乎禮然猶不能無過偶有一行一言之差即
獨思獨念幾日放不下曰如此用功孔子所謂見其過而

內自訟者於今見之矣第孔子又云改之為貴能自知自悔而隨即改圖方是似不可幾日放不下也嘗記吾師曰悔過之念不可無留滯之私不可有蓋恐因藥生病也念之
會日諸生歌許大乾坤許大身詩先生曰詩言一毫無愧便不是貧可見不聞道之謂貧故曰富莫富於蓄道德貴莫貴於為聖賢貧莫貧於不聞道賤莫賤於不知恥知言哉夫自反無愧則順亦樂逆亦樂便是赤手扶元化不混世塵之樞軸吾輩勉之又歌莫負男兒過一生詩先生曰俗言前生今生來生謂之三生前生來生人未見所見者

卷六十四

只今生耳且人生百歲七十者稀倘虛浪過去至於四五十而無聞真是辜負一生殊為可惜詩中云肩往聖担主斯文盟立乾坤清波濤自任何大也能完其大則不問貧富皆可扶元化矣始為不負男兒一生

有友問浩然之氣先生曰心慊之謂浩然蓋即之理而安則心慊心慊則內直雖斂氣致柔亦浩然也不慊則內屈雖好剛使氣亦餒也論理不論氣此不動心之要法所以為約所以為浩然也以悻悻當之左矣

有友以老不能學道為解者先生曰信如此言果以人老便無學耶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

而化武公九十進德不倦何論老少詩云瑟兮僖兮但須
嚴密武毅自老當益壯耳世稱八僊此寓言也蓋謂木論
文武老少貴賤男女皆可入道之意豈以易簡之學反以
老諉乎

講願車馬衣輕裘一章先生曰此見聖賢萬物一體之學
車裘在我猶在人何不可公於人善勞在我猶在人何可
以矜於人若夫子則老少朋友渾為一身安信與懷渾為
一心所以必安必信必懷而後快不然不知如何負痛也
者非惻隱情真何以有此無在無老少朋友則無在無安
信懷的心隨其分位無不可行此學固人人皆能也若於

卷六十四

十五

車裘而挾以自私於善勞而挾以傲衆則視人之疾痛疴
瘡了不相關欲其安信懷得乎故一體則視人如己觸之
即動惻隱之發自不容己如不能一體則惟知有己不知
有人觸之不應一膜之外皆秦越也知惻隱則知一體知
一體則知學矣

慎動曰異端所言與吾儒似不相遠但其無父無君之教
與吾儒大不相同所以吾儒每辭而闕之先生曰釋迦亦
有妻子老聃亦有君臣但其教欲出世日漸流落不好恐
君臣累便絕了君臣恐父子累便絕了父子恐夫婦昆弟
朋友累便絕了夫婦昆弟朋友一味以虛無寂滅為高然

究竟不能離此五者若吾儒君臣還其為君臣父子還其為父子夫婦昆弟朋友還其為夫婦昆弟朋友乃是經世之學只因物付物天下國家一齊都理了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智者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彼異端者流豈不自謂明心見性推之天下國家便行不去蓋異端以槁木死灰為心吾儒以視聽言動為心異端以知覺運動為性吾儒以萬物一體為性此吾儒異端之辨也

有奉佛教者亦來聽講先生曰汝之教何如曰惟持齋誦經先生曰吾儒非無齋也如齋戒神明心齋坐忘把世俗名利色心一切都淡惟澄然保箇素心雖飲酒而不及亂

卷六十四

十六

雖食肉而不使勝食氣於用酒肉之中得不困於酒肉之妙這便是不齋之齋汝教持齋者或齋於外未必齋於內齋於共見未必齋於獨知能有是乎至於誦經亦只是口中誦念求如吾儒六經即我我即六經者未之有聞也其人默然良久乃曰我聞父母固當孝順亦不可不朝夕焚香敬天地喫著皇王水土亦不可不敬皇王不然便惹下罪了先生曰汝怕惹罪是求福利耳不知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修德砥行所以敬君也然亦只孝順足以當之能盡孝則為天地之完人為朝廷之良民福利孰大乎反是而逆天犯君豈焚香拜禮所能禱而免其罪耶其人悚然

有醒

有講朝聞道一節先生詰之曰如何是聞道知聞道則知夕死之可俱說不透先生曰聞非耳聞是心聞一向用功茫茫蕩蕩未知旨歸一旦解悟如曾子之唯一貫陽明之悟致良知是也蓋悟則一悟俱悟德立道明盡道而生人之理完矣即死有何不可先正詩云也知生死原無二生順方能道死安知生順死安之為可則知生不順即死不安其不可也明矣

講自誠明謂之性並子罕言利二章鄭明翁發揮已畢復請於先生先生曰明是明善如何者是外道何者是正道

卷六十四

七

辨得明白便只從正道上行今日如此明日如此久久純熟善積諸躬實有諸己非誠乎若然則我便是聖人胡明誠之不可為誠明耶罕言利只是不欲人貪利的意思利不但財帛凡討便宜要好看好聽皆是日睿曰利字直貫到命與仁處如至命之學實實修身不貳若窮通得喪橫於中亦利也求仁之學實實先難後獲若欲速助長之念橫於中亦利也所以罕言鄭明翁喜曰此說甚有意味

一友曰人生只是貧富二字撻擾的不得快活先生曰人須認得這貧字如孟子云雖窮居不損焉便是認得貧字認得則貧亦是樂不認得則富亦是苦然學未有樂而不

由於苦者昔顏苦孔之卓不苦何以到卓爾地位苦所以至樂也樂不苦矣其於學也幾乎又講白沙云程子見人靜坐一條先生曰靜坐工夫紛擾者用之誠為得力若不至紛擾出門同人亦未為不可只慎其所之便是豈可離羣索居潘本初曰即此是動亦靜之意否先生曰然陽明先生極善轉化人嘗自街市來聞兩人廝罵此一人曰你沒天理彼一人曰你沒天理先生笑謂門人曰小子當自省悟其人廝罵皆言天理皆不肯認沒天理非講學而何時有王近文入會郭水翁曰近文一向要來但恐行不將來先生曰有甚難處即如適間所說天理便是道自家

家立起個志念每日看何者是天理使行何者是沒天理便不行今日也是天理上用功明日也是天理上用功則所行都是天理即是聖人了此只在自知而自行之有何難處座間有言今人動曰升西天先生曰如此豈不墮落在苦海了嘗聞西域人皆欲生中華今中華卻欲升西天不知何見且佛言西天有極樂國亦非以地言也西天只在眼前人不善體往往都以升西天為福不知行好便是極樂便是升西天如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雍雍熙熙有多少自在處即此便是極樂國若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乖戾不和絲粒必爭睚眦必報終日憂愁

煩惱就是真地獄然則天堂地獄俱在乎我又何事於他求哉

馮則中曰昨看論語有子章劈頭便說其為人三字可見學聖只為人先生曰是昔廬陵曠亦曰今人語以學聖都以為難惟說做人便不能推諉了蓋日學聖猶以此學彼故有能有不能惟是以我學我尚何不能再求當日見夫子之道以為力不足使其如顏子知道為我之道則欲罷不能何至於畫耶又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先生曰天理人欲亦不是對待的事物事出乎理即入乎欲如道心人心豈有兩心只是道心便是人心了能存天理便是為人

常存天理便是有恆亦有兩樣

張本德曰游心天理內步趨規矩中是否先生曰規矩是甚麼曰猶準繩先生曰規矩固猶準繩但與天理是一是二本德默然先生曰規矩準繩皆天理也須要識得又問曰如何做聖賢工夫如何過名利關頭先生曰聖賢做工夫只是不成名只是罕言利故過不得名利關如何叫做聖賢既是聖賢則名心利念尚何得為崇今但從樸實處做聖賢工夫名利關不期過而自過尚何過不去之有又曰自揣好親聖賢常不識聖賢之所為好讀聖賢書亦不知聖賢之心事躬行易得至道難聞所以常致怨尤而不

知天地之高厚先生曰我只自反何患怨尤之不去我只躬行何患至道之難聞蓋聖賢之所為與經書之言皆自反躬行之實也能如此何患不知聖賢不知書理不知天地

王向學問曰以反求諸己為要法以言人不善為自戒是
否先生曰前會問虛心順理能守此四字尚不返諸己耶
尚肯言人不善耶但要實實落落做去自有進益若只當
一場話說則問過成故紙矣且忠為人謀亦是求諸己朋
友相規說不得言不善學者須要如此

張端養問如何知命先生曰余嘗書顧諟明命四字而為

之聯云命不在天顯見隱微常耿耿顧非以目云為動靜
此惺惺知此方是知命真工夫命出於天在人為性知命
即能知性知性即能立命一而已矣王向學問曰君子之
學要其所歸而已學而為名內不足也是否先生曰學要
所歸成始成終之學也內有不足名心為累耳何以要所
歸此自是正論第為名足以病學而無名又不足以徵學
蓋名實二字相連無名是無實也無實則並其名而無之
名實俱喪胡以為歸宿地故為名之名不可有徵實之名
不可無不可不辨

日復問曰動看知及之一章不能無疑豈有知及仁守之

人而臨民猶不莊乎動之猶未善乎不莊未善可謂知及
仁守乎先生曰此章原重在仁守見孔門求仁之學也蓋
不明其所謂仁何以守仁故曰知及一疵尚存不可為仁
故必要之至善而後已夫子正恐不莊以為仁累也故曰
莊蒞正恐無禮以為仁病也故曰動禮正恐不莊無禮不
可為知及仁守也故曰未善總之纖欲不留方造純仁之
地張本德問曰有聖賢之道而不大興有仁心而不成名
者何也先生曰孔子云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惟
其不假此以求興求名所以興與名歸焉今所學尚未能
追古人萬一而遽咎道之不大興名之無所成是徇外而
為人了豈是真實學問孔子曰先難後獲何嘗要興要名
來

卷六十四

主

王向學曰學須覺今是而昨日新月感方可長進若只
照舊安有長進時候先生曰人惟不留心學問終日蠅營
狗苟利令智昏明為欲障那有覺時詎知道人人俱足欲
仁仁至反求即得特患少一覺耳覺則自然知非自然遷
善改過日日長新尚不是長進耶孟子要人著察要人求
要人思正是此意

日復曰須臾不離之道子臣弟友之道也惟有知而不行
所以講之為貴先生曰子臣弟友之道是謂庸行孔子惟

恐其不足而不敢不勉今惟知而不行便不得為真知是
知行兩失了故惟講而知知而行方見講之為貴不然清
談廢時則亦無為貴講矣

馮則中問曰近有以清談視講學者不知晉之清談原是
舍卻身心性命與天下國家之道而為放曠之言若講學
則執中二字釀成風動時雍修身一言括盡均平齊治堯
舜以之而平天下夫子以之而教萬世文之所以經邦武
之所以戡亂皆是物也而有謂不可以禦侮者何哉先生
曰天地所以不毀宇宙所以常存恃有道在吾道之所以
常存不毀恃有講學之人在今之不知講學者動以講學

為空談不知功業由道德而出則功業亦道德也故以功
業為功業終是一時伎倆以道德為功業方是吾儒作用
此講學不講學之辨也

王向學問博文約禮如何先生曰博文約禮不是相對而
言博文是約禮的工夫約禮是博文的主意如親理所當
孝若所謂溫清定省問安視膳承顏順志之類不一而足
皆文也欲盡孝道必須盡溫清定省等事盡溫清定省
等事總之成就一個孝而已故盡溫清等事者博文也成
就一個孝者約禮也則此四字究竟只一件日復問曰吾
人一生舍卻講學別無安腳處動固知之但自反獨知常

有走作終日悠悠無長進事即極力剷除前念謝而後念
方來奈何先生曰既知走作便不要走作既知悠悠便不
要悠悠既知後念來便不要來便是工夫便是長進若自
知之仍自昧之便不是真講學何以了得自己事

上官汝敬問曰學道只求諸己何如先生曰須要認己之
真切己非一膜以為己而合人始成其為己故成人之美
規人之過不忍一己之獨正而胥人同歸於正則惻隱情
深方是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度量故夫子以克復告顏子
而即曰天下歸仁以敬恕告仲弓而即曰家邦無怨至其
言志即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何嘗遺得了人

卷六十四

三

王向學問曰操心不定者視心如寇賊不是事累心便是
心累事如何用功先生曰心者存主之事事者發見之心
本只一件今欲求其功亦只有操心一法操如操練之操
蓋千軍萬馬任其懈弛何以禦敵惟一大將出不時操練
嚴紀律肅隊伍日日點查一有所微或驅之前或驅之後
或驅之左或驅之右將無所往而不得意矣操心亦然誠
以必有事焉為其操則深造自得左右逢原又何有事累
心心累事乎

潘彥甫問君子之道先生曰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內省不疚夫何憂何

懼惟敬則內省方能不疚君子之能事畢矣非敬則內省多疚何以為君子

日省問曰學莫先於養心不知心何以養先生曰如事親而心乎孝則心日順即以孝養也事兄而心乎弟則心日和即以弟養也事師而心乎敬則心日肅即以敬養也推之而言不妄發即以謹言養心也行必當理即以慎行養心也何在非養心之地何人非養心之資不患養心之無術也

劉明德問曰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不知人心原自常存不放何必假學問以求之先生曰人心原自常

卷六十四

五

存不放而常存者幾人不放者幾人如視惡色則放於色矣聽惡聲則放於聲矣當畏敬而傲惰則放於傲惰矣故惟視思明斯謂之心存於視也聽思聰斯謂之心存於聽也戒慎恐懼斯謂之心存於敬畏也此非勤學好問胡以能然今之從師問業矻矻窮年果專為掇青紫而遺學問是假天爵而要人爵得人爵而棄天爵吾子甘之耶

崔子玉問曰何者為道先生曰道不可明故就人所當行處強名曰道耳君在則當忠行忠便成個忠道親在則當孝行孝方成個孝道推之弟兄長別夫婦信朋友莫不皆然盈天地間何者非道何處不當行道故可行則為道不

可行即非道矣道豈可以一端盡耶周希孟問曰志欲存天理學聖賢何如先生曰天理聖賢不是兩樣聖賢之所以為聖賢者只是個存天理而已故能存天理便是學聖賢學聖賢必須存天理又非在聖賢身上求天理也惟存自家天理則我即聖賢了

張本德問曰知命不怨乃立身行道之則不知耕芸勞苦亦有道乎先生曰既知知命不怨為立身行道之則則耕芸勞苦即知命不怨之事而可謂之非道乎蓋當勞苦而勞苦則勞苦為道當倦勤而倦勤則倦勤未始不為道當時大禹胼手胝足八年於外虞舜端拱無為逸於得人道

卷六十四

十五

固各有攸當不可執此律彼也中庸曰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自是素位不怨之法若憂勤惕勵則固合富貴貧賤而一之矣

日睿問曰不假矯揉便是天何如先生曰昔齊景公問天而仰視晏子曰天非蒼蒼之謂也可謂知天矣故率性即是達天天豈遠耶邵子詩云天聽寂無音蒼蒼何處尋非高亦非遠都只在人心說人心亦自無矯揉也

張本德問曰書要讀得多理要見得明事要知得透世要治得平纔謂有益學問先生曰書籍萬卷如何能盡讀得事理萬端如何能盡見得知得世界甚大如何能盡治得

以此求讀求見求治皆所謂事末而忘本也惟是讀書而得聖賢之心則書亦糟粕矣處事而得事理之竅蔎則事理不難明透矣處世而篤近舉遠由親逮疎則世不難平治矣噫非窮理盡性吾誰與歸上官汝敬曰學須順理誠實何如曰理無不實順理自然誠實不順理即為偽妄故順理誠實亦不得分之為兩但自順理而行則誠實在其中若視為多歧今日求順理明日求誠實何時是歸一之地

王向學問窮理之道只是反己求之於心盡性至命皆由此而知否先生曰窮理而歸之反己求之於心可謂真能

窮理者也求之於心則良知精明一徹俱徹豈不是窮性心之生理窮之所以盡之也命心之稟賦窮之所以至之也又豈不皆是此知故窮理盡性至命是一時事不得分成三層

馮則中問曰昔程子謂雜雜可以觀仁先正以雜雜無爭鬪解之竊謂不止於無爭鬪如一離雜母即急尋叫一離同羣即急尋叫此處最可觀仁此處殊為負媿先生曰仁只是個惻隱之心故孩提之愛稍長之敬皆一念不忍之良所以不容己者雜雜之不忍離母不忍離羣與此心何異特物不能充而人能充之是以擴而塞天地育民物參

贊哉成胥不外此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道何大也今之親師取友正求此仁

劉育德問曰識在前言往行之先有默默捕鼠意識在多學之後則有如貧子暴富之意此語謂何先生曰讀書原為尋道識在前言往行之先則一意於道默默如猫之捕鼠專專一一無有他向此謂不言而躬行者也識在多學之後則誇多鬪靡一味炫耀淺亦甚矣俗語云窮而乍富腆腰大度此貧子暴富之說也

日省問曰或問未出門使民時南皋先生曰自家痛痒自家如何不直示之曰未出未使時宜常如見賓承祭時乎

卷六十四

七

先生曰鄒老先生亦是此意蓋以出門如見賓矣未出門時能如此否使民如承祭矣未使民時能如此否此皆自家能知之能如此則加勉勵不能如此則加工夫何須更問他人

上官允化問慎獨二字之義先生曰不明慎獨二字蓋即學道二字思之乎天下止有此道是之謂獨吾人止有此學是之謂慎蓋止有此道則無加無偶非獨而何止有此學則惟幾惟物非慎而何故只在學道上用功不敢一念暇逸這便是真慎獨又問曰一鯉從師問學今老來眼目不明意還是心之不清所致與先生曰心與眼原是一事

難道眼不明不是心不清處但老來眼病亦是常事何妨
為人只恐心病不自見耳果然於人所不見處著實用工
夫返觀內照不蔽真明則人將曰允化眼雖不見心有真
見何嘗碍他作聖故世人誰無好眼只無好心是以見人
不見己作出多少不合道理事竟不如眼不明而能見道
者之能自全也

張汝甫問曰人皆篤信一切術數為邀福避禍之階紹光
以為全在人心心苟善隨地隨時無非善機心苟惡即良
時吉地亦化為凶境是否先生曰歸重人心此探本之論
汝甫之見理明矣第論道理未論工夫余以為尚未盡也

卷六十四

天

放勳曰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此
聖人教民從善費盡多少辛勤在吾儕何可自蹈因循怠
惰之弊亦必自匡自直自輔自翼自為振德然後能釋回
增美而底於純全也

馮則中問曰游於藝則藝即道固矣何以志於道者不謂
之志於藝而直謂之志於道先生曰藝固即道然惟得道
者始知即藝即道若於道未得者豈能見得即藝即道故
夫子欲人立志又恐人志於他歧直以吾道端其趨而從
此得之則為德純之則為仁斯有實德而底於化境於道
始熟則無往非道琴瑟簡編藝也即道也乃謂之游游如

魚之游泳莫知其然而然者如是始可以語游不然則溺矣

馬孫賞問曰之冀素稟粗率動即過差近領至教偶有所感頓覺客氣強制不行益信講學之功大不識後日講學之益更當何如先生曰克伐怨欲不行夫子以為難而終之曰仁則吾不知可見客氣不行止可以為難不可以為仁又觀勿求於心勿求於氣告子之學全是強制故孟子謂之義襲孫賞始知用功便強制不行可謂有勇力矣但工夫大難恐非率性之常或畏難中止必日日有事方是善養之功心齋先生云樂然後學學然後樂不樂不學不

學不樂學必至於樂不見其難乃冀有進今日素稟粗率動輒過差既知粗率便不要粗率知過差便不要過差此知病即藥之說又曰不識後日領教之益更當何如此日新又新之說也勉之無懈

馮則中問曰昨有一人言我只忠信罷了忠信之外更有何道而俟講學乎庸思夫子說主忠信便說無友不如己過則勿憚改又說徙義說好學不一而足而人言若此然則忠信果可為駐足之地乎先生曰擇交改過徙義好學何者不是忠信的事何者離了忠信能幹出天下事蓋事理多端須要主忠信方能事事盡善故夫子說個道理必

說主忠信則謂只忠信了罷此外更有何道但未知說者果能忠信否恐不能身體力行只為一場話說便還是不忠不信了如何算得主忠信

劉師曾問曰自省初不知道理今幸問學於師始知潔己愛人仁慈謹信以無負此生不識即此足當行孝否先生曰安命自修只此便是行孝精進之使道明德立則去聖域不遠不更可為大孝也哉

附錄

序

吾宗理學最著者宋橫渠南軒兩夫子宜陽家思叔先生亦伊川高弟有明之世澠池曹月川而後則家抱初先生距今百有餘歲矣予行縣過澠方懷想風流適有生共立途次挾冊迓予前而言曰我固抱初之後也先抱初公舊有祠今廢所著洗心錄四禮述印正稿諸刻俱不存存者僅此繕本耳予受而讀卒見所論著皆發明性命之旨讀年譜聞其幼小時尤異先生生而洞見五臟其尊人見而驚詫不欲舉其外祖父曰此異兒也吾聞薛文清公如是

卷六十四

三

尊人始舉之自是二歲即能讀三歲能書五歲能文字學駸駸乎日益方先生幼時與諸兒戲畫地為城郭形狀外方而內員先生曰非也我聞天員而地方天包地之外蓋員外而方內乎聞者驚異自嬉戲時已扶乾坤之奧義矣比長學成凡一言一行動中矩矱用是上嗣三張粹然有道吾將異世而師其人惜所論著記者文詞之不潔也予再過澠乃進生而語之曰先生書固可傳惜記者詞不善吾又無暇為芟繁就潔盍待諸且建祠刊書力未逮時澠池劉令方修書院成予命題曰穎濱書院謂蘇子由曾為澠主簿俾澠中人士追祀而師法之示所尊也書院成請

增置二本主月川左抱初右令朝夕講習者讀其書而師其人不能於專祠而特祭者乎生悅吾言乃退漢於是懷思澠士又復慨然也澠自子由主簿之世距今五百年遙想當時從其游者必有文章特達之士興起一時乃至於今澠人文類敝極矣祀子由而追師之俾有所蕩滌性靈力求先正振衰起廢或尚有日事有曠世而相感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月川抱初之徒計日復起也予因序抱初集欲徧以是言告之昔乙巳孟冬上浣河南尹石屏後學宗人漢拜記

又

卷六十四

三

學問之道以中正為鵠孔子者即中正之鵠也後賢氣質清明德性純粹者自皆循於正鵠而行其有過與不及者由于稟賦之偏所謂狂者狷者是已然皆不遠離乎正鵠者也故學者全在涵養德性以化氣質日磨月礪而亦可以底於中行也惟有游心高遠之儕揚金谿之波以倡頓悟簡捷之徑乃大離乎正鵠者矣澠水張抱初先生自幼穎異天性純孝學行政績表著後世其講學為己任者慨世道之陵夸士風之日下乃會講芝泉甘棠韶陽川上四方從游者猶雲集所著有洗心錄理學日抄四禮述解一噓錄印正稿惜罹兵火之餘僅存印正稿年譜而已予於

簿書之暇翦燭讀之乃知先生之學真實為己深切誨人
伊洛之傳舜水之學皆從事焉惟善則從前徽是溯敦本
勵薄切於日用可為後學之津梁士子之表葛乃可以印
正乎正鵠者矣但印正稿與年譜皆門人所記又經喪亂
之後摭拾補輯致有辭氣不臧理言未純之處然講論之
宗旨大意固在也因芟其繁蕪釐其紛淆使塵垢一洗而
圭璧之光可復瑩矣歲輿敬仰先生之孝行政績故敢校
正遺稿以成先生之德業且付之剞劂以垂教後世使學
者不致遠離乎正鵠其為印正也豈惟於會講之日而已
哉寶應王箴輿拜識

跋

竊觀吾師張先生洗心有年己正物正誠有如天齋先生
所云月印寒潭也者凡我同志固於光霽中者樂師範之
陶鑄喜同學之砥磨亦必效法洗心而有以印正之庶不
負愧此生昔孔子傳聖經第曰正心而孟子承之曰我亦
欲正人心今先生乃獨得孔孟之心印以正人心者於世
道人心詎云小補者哉同志者皆述其稿故繼洗心錄而
刊行之欲為有志求正者之一助云爾觀者請自印之肯
崇禎戊辰中秋之吉古宜門人馮奮庸謹跋

